

韓非子集

解二十卷

韓非子集

序

韓非處弱韓危極之時以宗屬疏遠不得進用目擊游說縱橫之徒顛倒人主以取利而奸猾賊民恣爲暴亂莫可救止因痛嫉夫操國柄者不能伸其自有之權力斬割禁斷肅朝野而謀治安其身與國爲體又燭弊深切無絲見之行事爲書以著明之故其情迫其言覈不與戰國文學諸子等迄今覽其遺文推迹當日國勢苟不先以非之言殆亦無可爲治者仁惠者臨民之要道然非以待奸暴也孟子導時王以仁義而惡言利今非之言曰世之學術者說人主不曰乘威嚴以困姦衰而皆曰仁義惠愛世主亦美仁義之名而不察其實蓋世主所美非孟子所謂仁義說士所言非仁義卽利耳至勸人主用威唯非宗屬

乃敢言之非論說固有偏激然其云明法嚴刑救羣生之亂去
天下之禍使強不陵弱眾不暴寡耆老得遂幼孤得長此則重
典之用而張弛之宜與孟子所稱及闇暇明政刑用意豈異也
既不能行之於韓而秦法闇與之同遂以鉏羣雄有天下而董
子迺曰秦行韓非之說攷非奉使時秦政立勢成非往卽見殺
何謂行其說哉書都二十卷舊注罕所揮發從弟先慎爲之集
解訂補闕譌推究義蘊然後是書釐然可誦主道以下蓋非平
日所爲書初見秦諸篇則後來附入者非勸秦不舉韓爲宗社
圖存畫至無俚君子於此尤悲其志焉光緒二十二年冬十二
月葵園老人王先謙序

弁言

韓非子舊有尹知章注見唐書藝文志不載卷數蓋其亡久矣
元何休稱舊有李瓚注李瓚無考宋乾道本不題姓名未知孰
是太平御覽事類賦初學記注所引注文與乾道注本合則其
人當在宋前顧其注不全備且有舛誤近儒多所匡益因旁采
諸說閒坳已見爲韓非子集解一書其文以宋乾道本爲主閒
有譌脫據它本訂正焉光緒二十一年孟冬月長沙王先慎

攷證

漢書藝文志法家韓子五十五篇

名非韓諸公子使
秦李斯害而殺之

隋書經籍志子部法家韓子二十卷目一卷

韓非
撰

舊唐書經籍志丙部子錄法家韓子二十卷

韓非
撰

唐書藝文志丙部子錄法家韓子二十卷韓非尹知章注韓子亡

宋史藝文志子類法家類韓子二十卷韓非撰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子類法家類韓非子二十卷 右韓非撰

非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作孤憤五蠹說林說難十

餘萬言秦王見其書歎曰得此人與之遊死不憾矣急攻韓得

非後用李斯之毀下吏使自殺書凡五十五篇其極刻覈無誠

悃謂夫婦父子舉不足相信而有解老喻老篇故太史公以為

大要皆原於道德之意夫老子之言高矣世皆怪其流裔何至

於是殊不知老子之書有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

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及欲上人者必

以其言下之欲先人者必以其身後之之言乃詐也此所以一

傳而爲非歟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法家類韓子二十卷 韓諸公子韓非

撰漢志五十五篇今同所謂孤憤說難之屬皆在焉

王應麟漢藝文志攷證韓子五十五篇 史記韓非傳喜刑名

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

餘萬言注新序曰申子書號曰術商鞅書號曰法皆曰刑名東

萊呂氏曰太史公謂非喜刑名法術之學則兼治之也索隱按

韓子書有解老喻老二篇是亦崇黃老之學也今本二十卷五

十六篇辨見後沙隨程氏曰非書有存韓篇故李斯言非終爲韓

不爲秦也後人誤以范雎書廁于其書之間乃有舉韓之論通

鑑謂非欲覆宗國則非也

困學紀聞十 韓子曰殷之法刑棄灰於街者子貢以為重問
之仲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也以商鞅之法為殷法又託於仲尼
法家侮聖言至此 又吏者民之本綱也聖人治吏不治民內儲

說右斯言不可以韓非廢

國朝四庫全書總目子部法家類韓子二十卷內府藏本 周韓非

撰漢書藝文志載韓子五十五篇張守節史記正義引阮孝緒

七錄載韓子二十卷篇數卷數皆與今本相符惟王應麟漢藝

文志考證作五十六篇殆傳寫字誤也其注不知何人作考元

至元三年何犴本稱舊有李瓚注鄙陋無取盡為削去云云則

注者當為李瓚然瓚為何代人犴未之言王應麟玉海已稱韓

子注不知誰作諸書亦別無李瓚注韓子之文不知犴何所據

也。狝本僅五十三篇，其序稱內佚姦劫一篇，說林下六微內似煩以下數章。明萬歷十年，趙用賢購得宋槧，與狝本相校，始知舊本六微篇之末尚有二十八條不止。狝所云數章說林下篇之首，尚有伯樂教二人相踉馬等十六章。諸本佚脫其文，以說林上篇田伯鼎好士章逕接此篇。蟲有虺章和氏篇之末，自和雖獻璞而未美，未爲玉之害也。以下脫三百九十六字姦劫篇之首，自我以清廉事上以上脫四百六十字。其脫葉適在兩篇之間，故其次篇標題與文俱佚。傳寫者各誤以下篇之半連於上篇，遂求其下篇而不得其實，未嘗全佚也。今世所傳又有明周孔教所刊大字本，極爲精楷，其序不著年月，未知在用賢本前後考孔教舉進士在用賢後十年疑所見亦宋槧本，故其文

均與用賢本同無所佚闕今卽據以繕錄而校以用賢之本考
史記非本傳稱非見韓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悲廉
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
說說林說難十餘萬言又云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其孤憤
五蠹之書則非之著書當在未入秦前史記自敘所謂韓非囚
秦說難孤憤者乃史家駁文不足爲據今書冠以初見秦次以
存韓皆入秦後事雖似與史記自序相符然傳稱韓王遣非使
秦秦王說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之
藥使自殺計其間未必有暇著書且存韓一篇終以李斯駁非
之議及斯上韓王書其事與文皆爲未畢疑非所著書本各自
爲篇非歿之後其徒收拾編次以成一帙故在韓在秦之作均

爲收錄併其私記未完之槁亦收入書中名爲非撰實非非所
手定也以其本出於非故仍題非名以著於錄焉

四庫全書子部法家類存目韓子迂評二十卷

內府藏本

舊本題

明門無子評前列元何犴校上原序署至元三年秋七月庚午
結銜題奎章閣侍書學士考元世祖順帝俱以至元紀年而三
年七月以紀志干支排比之皆無庚午日疑子字之誤奎章閣
學士院設於文宗天歷二年止有大學士尋陞爲學士院始有
侍書學士則犴進是書在後至元時矣觀其序中稱今天下所
急者法度之廢所少者韓子之臣正順帝時事勢也門無子自
序稱坊本至不可句讀最後得何犴本字字而讐之皆不失其
舊乃句爲之讀字爲之品間取何氏注而折衷之以授之梓人

云云蓋趙用賢翻刻宋本在萬歷十年此本刻於萬歷六年故未見完帙仍用何氏之本然狝序稱李瓚注鄙陋無取盡爲削去而此本仍間存瓚注已非何本之舊且門無子序又稱取何注折衷之則併狝所加旁注亦有增損非盡其原文蓋明人好竄改古書以就已意動輒失其本來萬歷以後刻版皆然是書亦其一也門無子不知爲誰陳深序稱門無子俞姓吳郡人篤行君子然新舊志乘皆不載其姓名所綴評語大抵皆學究八比之門徑又出狝注之下所見如是宜其敢亂舊文矣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韓子二十卷 周韓非撰凡五十五篇舊本多所佚脫明趙用賢始得宋槧校補又周孔教家大字刻本與趙本亦同今用以互校視他刻本爲完善其注不知何人作

元何犴稱爲李瓚未知何據也

孫氏祠堂書目諸子法家韓非子二十卷

一明趙用賢刊本一明吳勉學刊本一明

葛鼎刊本一明十行本
缺二卷一依宋刻校本

盧文弨羣書拾補韓非子

是書有明馮舒已蒼據宋本道藏

本以校張鼎文本外又有明凌瀛初本黃策大字本今并以校
明神廟十年趙用賢二十卷全本而以是者大書其異同作小
字注於下此書注乃元人何犴刪舊李瓚注而爲之者亦甚略
且鄙謬者亦未刊去明孫月峯評點本并無注茲不取在所校
本中

吳山尊重刻韓非子序

翰林前輩夏邑李書年先生好藏古

書精槧而宋乾道刻本韓非子尤其善者嘉慶辛未先生方爲

吾省布政使察賑鳳穎肅曰後進禮謁於塗次求借是書先生
辭曰在里中又六年丙子六月余在揚州先生督漕淮上專使
送是冊來迺屬好手影鈔一本曰原本還先生明年丁丑五月
攜至江甯孫淵如前輩慇懃付梓又明年戊寅五月刻成而淵
如已歸道山可痛也是本爲明趙文毅刻本所自出卻有曰他
本改易處元和顧君千里實爲余校刊千里十四年前已見此
冊挾摘標舉具道此槧之所曰善宋槧誠至寶得千里而益顯
矣千里別有識誤三卷出曰贈余埵刻書後仍歸之千里昔肅
爲朱文正師恭跋

御製文及代擬 進御文屢邀

兩朝褒賞文正曾曰 奏聞

今上退謂其子錫經必已藁還肅聽入私集且與肅書曰一不可掠人之美一不欲亂我之真也肅老且病然尚思假年居業已期有已自立不敢鷄披隼翼鹿蒙虎皮也是年月陽在己巳已臚舊史氏吳鼐序

顧千里韓非子識誤序 予之爲韓子識誤也歲在乙丑客於揚州太守陽城張古餘先生許宋槧本太守所借也與予向所得述古堂影鈔正同第十四卷失第二葉以影鈔者補之前人多稱道藏本其實差有長於趙用賢刻本者耳固遠不如宋槧也宋槧首題乾道改元中元日黃三八郎印亦頗有誤通而論之宋槧之誤由乎未嘗校改故誤之迹往往可尋也而趙刻之誤則由乎凡遇其不解者必校改之於是而并宋槧之所不誤

者方且因此以至於誤其宋槧之所誤又僅苟且遷就仍歸於
誤而徒使可尋之迹泯焉豈不惜哉予讎勘數過推求彌年既
窺得失乃條列而識之不可解者未敢妄說庚午在里中友人
王子渭爲之寫錄間有所論厥後攜諸行篋隨加增定甲戌以
來再客揚州值全椒吳山尊學士知宋槧之善重刊以行復舉
識誤附於末竊惟智茶學短曾何足云庶後有能讀此書者將
尋其迹輒以不敏爲之先道也嘉慶廿一年歲在丙子秋八月
元和顧廣圻序

先慎按藏本有南北之分故顧氏與盧氏所校多不合

孫詒讓札迯卷七

韓非子某氏注

吳肅景宋乾道刻本
顧廣圻識誤校
日本蒲阪

圓增讀韓非子校
念孫讀書雜誌餘編校

盧文弨羣書拾補校
俞樾諸子平議校

王

佚文

先慎案史志載韓子五十五篇與今本合似無殘脫而其佚文不下百餘條今推究其義凡可補者悉注本文之下其不能增麗者都爲一類俾後之讀者有可考焉

明主之治國也適其時事以致財物論其稅賦以均貧富厚其爵祿以盡賢能重其刑罰以禁姦邪使民以力得富以事致貴以過受罪以功置賞而不望慈惠之賜此帝王之政也

羣書治要卷四

引十

解狐與邢伯柳爲怨趙簡主問於解狐曰孰可爲上黨守對曰邢伯柳可簡主曰非子之讎乎對曰臣聞忠臣之舉賢也不避仇讎

以上又見藝文類聚卷二十二邢並作荆

其廢不肖也不阿親近簡主曰善遂

以為守邢伯柳聞之乃見解狐謝解狐曰舉子公也怨子私也

往矣怨子如異日羣書治要卷四十引

師曠鼓琴有玄鶴銜明月珠在庭中舞以上又見初學記卷十六注引失珠曠

掩口而笑北堂書鈔卷一百九引

孫叔敖冬日黑裘夏日葛衣北堂書鈔卷一百二十九引

孫叔敖相楚糲飯菜羹以上又見初學記卷二十六注引相楚作為令尹枯魚之膳北堂

書鈔卷一百四十三引

昔齊桓公入山問父老此為何谷荅曰臣舊畜牛生犢以子買

駒少年謂牛不生駒遂持而去傍鄰謂臣愚遂名愚公谷藝文類聚

卷九引事又見劉向說苑

勢者君之馬也威者君之輪也勢固則輿安威定則策勁臣從

則馬良民和則輪利爲國有失於此覆輿奔馬折策敗輪矣輿

覆馬奔策折輪敗載者安得不危

藝文類聚卷五十二引

聖人立法賞足以勸善威足以勝暴備足以必完

藝文類聚卷五十四引

水激則悍矢激則遠

太平御覽卷三百五十引

楚王有白猿王自射之則搏矢而熙

熙戲也

使養由基射之始調

弓矯矢未發而猿擁樹號矣

由基楚共王之臣養叔也調調張也矯直也擁抱也案此見太平

御覽卷三百五十引事類賦卷十三注引同熙字作嬉戲二字無始字

天下有至貴而非勢位也有至富而非金玉也有至壽而非千

歲也願恕反性則貴矣適情知足則富矣明生死之分則壽矣

太平御覽卷四百五十九引

木鐸以聲自毀膏燭以明自鑠

太平御覽卷四百五十九引

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魏國之寶也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而右彭蠡德義不修而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而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商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行不德而武王滅之王恃險而不修德舟中之人盡敵國也武侯曰善

太平御覽卷四百五十九引

與人成與則願人富貴也非與人仁不富不貴則與不集也

太平

御覽卷四百七十二引

加脂粉則膜母進御蒙不潔則西施棄野學之為脂粉亦厚矣

太平御覽卷

六百七引

勢者君之輿也威者君之策也臣者君之馬也民者君之輪也

勢固則輿安威定則策勁臣順則馬良人和則輪利而為國皆

失此有覆輿走馬折策敗輪矣

太平御覽卷六百二十引
與藝文類聚引文不合

為人君者猶壺也民亦水也壺方水方壺圓水圓

外儲說壺作
孟太平御覽

卷六百
二十引

孫叔敖相楚衣殺羊裘

太平御覽卷六
百九十四引

公儀休相魯其妻織布休曰汝豈與世人爭利哉遂燔其機

大平

御覽卷八
百二十引

舜耕於歷山農者讓畔漁於河濱漁者讓澤

太平御覽卷四百
二十四又八百二

十二引歷山農侵畔
舜往耕其年讓畔

物有所宜才有所施各處其宜故上下無為

意林卷
一引

愛人不得獨利待譽而後利之憎人不得獨害待非而後害之

意林卷

一引

不蔽人之美不言人之惡

意林卷一引

韓非子卷首終

我頃蒙... 韓非子卷首終

韓非子序。先慎曰此全鈔史記列傳不得為序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歸其本於黃老。先

慎曰史記作而其歸本於黃老其為人吃口。先慎曰史記作非為人口吃不能道說。先慎曰史記

有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李斯自以為不如非見韓之削

弱數以書干韓王。先慎曰史記干作諫索隱韓王安也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

病治國不務。先慎曰史記不務下有脩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疆兵而以十九字求人任

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功實之上以為儒者用文亂法而俠

者以歪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所用非所養

所養非所用。先慎曰史記二句互易上有今者二字廉直不容於邪枉臣。先慎曰史記

臣上有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先慎曰史記有說林二

之字說難五十五篇十餘萬言。先慎曰史記無五十五篇四字按初見秦存韓二篇係後人彙集

飾令一篇全載商君書姦劫弑臣厲憐王國策以為荀子書韓詩外傳同以五十五篇為非自作誤史記此下全載說難篇

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

人與遊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先慎曰史記有也字秦因

急攻韓韓始不用先慎曰史記下韓字及急乃遣韓非使秦

秦王悅之未任用先慎曰史記任作信李斯害之先慎曰史記無韓字

秦王曰先慎曰史記秦王非韓之諸公子也今欲

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情也先慎曰史記人下有之字今王不用

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過法誅之先慎曰史記如下有以字秦王

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藥令早自殺先慎曰史記遺下有非字令作使

韓非欲自陳不見先慎曰史記見上有得字秦王後悔使人赦之非

已死矣無早字乾道改元中元日黃三八郎印

韓非子目錄

第一卷

初見秦第一

存韓第二

難言第三

愛臣第四

主道第五

第二卷

有度第六

二柄第七

揚權第八

八姦第九

第三卷

十過第十

第四卷

孤憤第十一

說難第十二

和氏第十三

姦劫弑臣第十四

先慎曰趙本弑作殺

第五卷

亡徵第十五

三守第十六

備內第十七

南面第十八

飾邪第十九

第六卷

解老第二十

第七卷

喻老第二十一

說林上第二十二

第八卷

說林下第二十三 觀行第二十四

安危第二十五 守道第二十六

用人第二十七 功名第二十八

大體第二十九

第九卷

內儲說上七術第三十

第十卷

內儲說下六微第三十一

第十一卷

外儲說左上第三十二

第十二卷

外儲說左下第三十三。先慎曰乾道本無下字據趙本補

第十三卷

外儲說右上第三十四

第十四卷

外儲說右下第三十五。先慎曰乾道本無下字據趙本補

第十五卷

難一第三十六。先慎曰以下目趙本不提行

難二第三十七

第十六卷

難三第三十八

難四第三十九

第十七卷

難勢第四十

問辯第四十一

問田第四十二

定法第四十三

說疑第四十四

詭使第四十五

第十八卷

六反第四十六

八說第四十七

八經第四十八

第十九卷

五蠹第四十九

顯學第五十

第二十卷

忠孝第五十一

人主第五十二

節令第五十三

心度第五十四

制分第五十五

韓非子目錄

韓非子集解卷第一

長沙王先慎

初見秦第一

存韓第二

難言第三

愛臣第四

主道第五

初見秦第一

顧廣圻曰戰國策作張儀說高誘注秦惠王也吳師道補注云張儀誤

當作韓非非以韓王安五年使秦始皇十三年也今案吳依此是也先慎曰史記秦本紀六國表並以韓非使秦在始皇十四年韓世家屬之王安五年案秦攻韓紀表未書始皇十三年用兵於趙十四年定平陽武城宜安而後從事於韓則非之使秦當在韓王安六年紀表為是吳師道以非為韓王安五年使秦據世家言之不知作五年者史駁文也又案趙本篇目頂格下同不復出

臣聞不知而言不智知而不言不忠

先慎曰秦策言下並有為字為人臣不

忠當死言而不當亦當死

盧文弨曰言而不當策作言不審雖然臣願悉言所

聞唯大王裁其罪

先慎曰爾雅裁度也罪即指上言而不當亦當死而言國策高誘注訓裁為制失其義

臣聞天下陰燕陽魏

燕北故曰陰魏南故曰陽先慎曰高注陰小陽大案舊注是高注非也此不過舉

關東地形而言燕在陰魏在陽耳周禮柞氏疏引爾雅山南曰陽山北曰陰陰陽隨山水所指無庸取大小為說

連荆

固齊收韓而成從

盧文弨曰策將西面以與秦強為難文弨

曰策無強字此倒當作強秦先慎曰盧說非強音其兩切

臣竊笑之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

知三亡者得天下。盧文弨曰天下得亡之形也舊注謬甚宋本三亡作二亡注同吳師道國策補注亦云韓子作二顧廣圻

曰策作三末多以逆攻順者亡一句或此脫張文虎曰三亡即下所云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

三端也天下二字承上臣聞天下來謂天下之攻秦者犯此三亡也先慎曰吳據誤本引作二盧說宋本即指吳所引而言乾

道本作三張榜本趙本並同不當作二顧張說是

其此之謂乎臣聞之曰以亂攻治者

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

先慎曰乾道本無以逆攻順者亡句張榜本有與策合

是也上言三亡此不當少一句御覽三百十八引有以逆攻順者亡六字是宋人所見本不脫今據補

今天下之

府庫不盈困倉空虛悉其士民張軍數千百萬先慎曰策作張軍數千百萬

姚本云曾作張軍聲案有聲字者是也此奪十字當從策作千

虛張其軍號稱數千百萬耳下云秦師數十百萬則天下之士

民應不止此况自張其聲乎十字涉下而誤

其頓首戴羽為將軍斷死於前不至千

人皆以言死盧文弨曰策無此下二十字頓國策補注引作頓說文頓直項也頓字無理孫詒讓曰頓首疑作

頓足下文頓足徒裼犯白刃蹈鑪炭斷死於前者皆是也正與此文相應是其證王先謙曰文選羽獵賦賁育之倫蒙盾負羽

後漢賈復傳被羽先登謂繫鳥羽為標識也戴與負被其義一

耳干當為干形近致誤干犯也不至干人皆以言死謂未至犯

敵人時皆言必死先慎曰頓首當依策注作頓首猶言抗首也頓足亦通然與戴羽文義不貫

白刃在前斧鑕

釋詞策無也字及下非字有罪字是合

在後而卻走不能死也

也非二字而誤當依此訂正

非其士民不能死也上不能故也言賞則不與

言罰則不行賞罰不信故士民不死也先慎曰不能故策作不能殺案殺乃故字形

近而誤士民之不死其故由上之不能賞罰無信正不能之實也若作殺則文氣不屬

賞罰有功無功相事也

俞樾曰事者治也高注呂氏春秋淮南內篇屢見詩卷耳毛傳采采事采之

也正義引鄭志荅張逸云事謂事事一一用意之事蓋事訓治故一一用意謂之事也此言有功無功相事正一一用意之義謂分別其有功無功不混淆也秦策作不攻耳無相攻事也與上下文義不屬蓋後人不達事字之義而臆改其功與攻則古

用字通

出其父母懷衽之中生未嘗見寇耳

盧文弨曰當句策作也聞戰頓

足徒裼

先慎曰裼趙本及策均作裼誤爾雅釋訓襜裼肉袒也郭注脫衣而見體史記張儀傳秦人捐甲徒裼以趨

敵索隱裼袒也

犯白刃蹈鑪炭斷死於前者皆是也

夫斷死與謂袒而見肉也

斷生者不同

先慎曰拾補者作也盧文弨云今從藏本張本策同

而民為之者是貴奮

死也

先慎曰策無死字高注奮勇也

夫一人奮死可以對十十可以對百百

對字策作勝今秦地

可以對千千可以對萬萬可以剋天下矣

先慎曰四折長補短方數千里名師數十百萬秦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

天下莫若也以此與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是故秦戰未嘗

不剋攻未嘗不取所當未嘗不破開地數千里此其大功也先慎曰策其作甚是也先言秦之功極大為下霸王之名不成作反勢若作其則文氣平實其當為甚之殘字然而兵

甲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困倉虛四鄰諸侯不服霸王之名

不成此無異故先慎曰異故猶它故其謀臣皆不盡其忠也盧文弨曰謀上其

字可省策無先慎曰不省亦可盧說非臣敢言之往者齊南破荆東破宋先慎曰東策

作中誤當依此訂下云中使韓魏五戰之事備矣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韓魏土地廣而

兵強先慎曰戰剋攻取詔令天下齊之清濟濁河足以為限

先慎曰策作濟清河濁長城巨防足以為塞王先謙曰水

誤史記蘇秦傳與此同長城巨防足以為塞經濟水注平陰

城南有長城東至海西至濟河道所由名防門去平陰三里齊

侯塹防門即此也其水引濟故瀆尚存續漢郡國志濟北國盧

縣下劉昭注引史記蘇代說燕王曰齊有長城巨防巨防即防

門先慎曰策作鉅坊案鉅巨字通坊誤當作防史記亦作防

齊五戰之國也謂五破一戰不剋而無齊為樂毅破齊於濟西

無字張榜本趙本作不盧文
昭云藏本張本作無策同
由此觀之夫戰者萬乘之存亡也

且聞之曰先慎曰且下削迹無遺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言

敗之迹削去本根則無禍敗言秦宜以齊為戒秦與荆人戰大

破荆襲郢取洞庭五湖江南盧文昭曰湖策作都一作渚顧

今按吳說非也燕策云四日而至五渚蘇秦列傳同集解引戰

國策取洞庭五渚渚都同字湖是渚之譌王先謙曰史記秦紀

昭王三十年取江南為黔中郡正義引括地志云黔中故城在

辰州沅陵縣西二十里又三十一年楚人反我江南六國表云

秦所拔我江旁反秦楚世家所謂江旁十五邑也先慎曰蘇秦

傳集解引戰國策云秦與荆人戰大破荆襲郢取洞庭五渚然

則五渚在洞庭案裴說誤讀策文耳高注郢楚都也洞庭五渚

江南皆楚邑也索隱五渚五處洲也劉氏以為五渚宛鄧之間

臨漢水不得在洞庭
湖乃渚之誤顧說是荆王君臣亡走東服於陳當依策作伏史

記楚世家頃襄王二十一年秦將白起遂拔我郢燒先王墓夷

陳故云伏謂竄伏也又曰此秦昭襄王二十九年事秦策以此

篇為張儀說秦王文案儀以秦武王元年去秦入梁在前三十

三年矣又下文稱秦攻魏軍大梁白起擊魏華陽軍及長平之事更在其後足以明國策之誤矣 當此時也隨

荆以兵則荆可舉荆可舉則民足貪也地足利也東以弱齊燕

○顧廣圻曰弱策作强高注言以强於燕齊也下文同先慎曰

弱齊燕與凌三晉對文齊燕遠於秦非兵力所能騷及我滅敵

勢強則齊燕自畏而親附故但言弱也下文兩中以陵三晉盧

言弱齊燕尤其明證策誤高順文為說亦未合 文昭曰張本凌

作陵下同策同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

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荆人為和 ○王先謙曰史記

年取郢為南郡王與楚王會襄陵此所謂軍退復和也楚世家

襄王二十三年六月一表轍王襄王收東地兵得十餘萬復西取

秦所拔江旁十五邑以為郡 距秦下文所謂與秦為難也 令荆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

主置宗廟令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

○顧廣圻曰策無稷字以廟字句絕令字屬下

俞樾曰策是也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皆三字為句後

人誤以令字上屬成四字句遂於上句加稷字配之耳置宗廟

有令足知其非矣下文云令魏氏反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

置宗廟令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二矣稷字亦衍文令下亦當不
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十字秦策闕此句後人據以刪韓子
而令字誤屬上讀故得僅存耳夫率天下以與秦為難故失霸
王之道若惟是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則是魏之得猶
未足以見秦之失也然則此句不可闕因一字之幸存而全句
轉可據補先慎曰令字下屬是也立社稷主四字不誤白虎通
社稷篇云土地廣博不可徧敬五穀眾多不可一一祭立社稷
而祭之故謂之社稷主策無稷字自是脫文必欲以四句為對
文亦太泥矣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一矣失策無下同天下又比周而

軍華下。顧廣圻曰周當作意下文云天下皆比意甚固策兩
意字皆作志王先謙曰高注華下華山之下也案據史

記紀表世家參之秦昭王九年魏齊韓共敗秦軍函谷十一年
齊韓魏趙宋中山共攻秦文蓋指此天官書中國山川東北流
首在隴蜀尾沒勃碣張守節所謂自南山華山渡河東北盡碣
石者是函嶠諸山皆華嶽支麓故函谷亦得稱為華下戰國之
兵始終未踰秦關一步華山之下固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郭
非天下所能軍也比意猶言合謀

下。先慎曰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荆趙

之意絕荆趙之意絕則趙危趙危而荆狐疑。盧文弨曰策作
荆孤是顧廣圻曰

狐當從策作狐衍疑字策無俞越曰存韓篇云趙氏破膽荆人狐疑則狐疑字不誤盧顧說非先慎曰彼趙云破膽則楚云狐疑既趙云危則楚不得僅云狐疑也狐危之與破膽狐疑語言輕重大相逕庭從策作狐爲是東以弱齊燕中

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

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復與魏氏爲和王先謙曰據史記六國表魏世家秦昭王三

十二年魏安釐王二年也秦軍大梁下韓來救子秦溫以和又穰侯傳穰侯圍大梁納梁大夫須賈之說而罷梁圍明年魏背

秦與齊從親令魏氏反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先

慎曰令下脫率天下西面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二矣前者穰侯

以與秦爲難句說詳上

之治秦也用一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穰侯營私邑謀秦故非諷云兩國。

王先謙曰高注穰侯魏人治猶相也穰侯相秦欲興秦而安魏故曰欲成兩國之功案舊注非高注尤謬穰侯得罪憂死下文

明斥其非不須諷也史傳云宣太后異父弟姓魏氏其先楚人則非魏人明矣又屢用兵於魏何云安魏乎蓋穰侯志在併國拓地故云欲成是故兵終身暴露於外士民疲病於內先慎曰策露

作靈疲作潞黃丕烈札記云此當各依本書策文下句言潞病
 潞露同字此句不得更言暴露靈者零之假借暴露謂日靈謂雨
 也其策文作潞病不與作疲病同高注可證先慎案此及策並
 當作暴靈於外潞病於內靈乃靈之借字說文需雨零也詩定
 之方中傳零落也零當作需亦假靈為之鄭風零露漙兮正義
 本作靈箋云靈落也是靈落即需落矣暴靈二字之義當如黃
 說潞病高注云潞羸呂覽不屈篇士民罷潞罷潞與潞病義同
 淺人多見暴露疲病少見暴靈潞病故改靈為露改潞為疲而
 古義俱湮矣 **霸王之名不成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三矣趙氏中央之**

國也雜民所居也

趙居邯鄲燕之南齊之西魏之北韓之東故曰中央兼四國之人故曰雜。先慎曰乾道

本注中上行東字依趙本刪

其民輕而難用也號令不治賞罰不信地形不

便

先慎曰高注趙王都邯鄲無險固故曰不便

下不能盡其民力

俞樾曰下當從秦策作上惟以上

言故曰其民若以下言則但曰不能盡其力足矣上文曰號令
 不治賞罰不信此正上之所以不能盡民力民力之不盡其故
 在上不在下當言上不
彼固亡國之形也而不憂民萌
顧廣圻曰萌

策作氓本書例用萌字先慎曰說文民眾萌也後人於經傳中
 萌字皆改作氓如周禮遂人以興耨利萌說文引作萌而今本

皆作岷又說文眾萌字毛本作岷之類是也幸本書尚存其真悉其士民軍於長平之下以爭

韓上黨大王以詔破之拔武安先慎曰高注趙括封於武安武安君將趙四十萬拒秦秦將

白起抗括四十萬眾於長平下故曰拔武安當是時也趙氏上下不相親也貴賤不

相信也然則邯鄲不守先慎曰則下當有是字此與下文拔然則是趙舉文法一律策有是字

邯鄲筦山東河間顧廣圻曰乾道本河間作可聞藏本亦作可皆譌盧文弨曰策作完河間無山東二字

先慎曰完即筦字殘闕當依此訂正樂記鄭注筦猶包也謂秦軍包舉其地可聞乃河間之譌改從張榜本趙本

而去西攻修武踰華顧廣圻曰當從策作踰羊腸高注羊腸塞名也絳上黨顧廣圻曰當

從策作絳代上黨代四十六縣盧文弨曰四策作三疑是上黨七十縣顧廣圻曰七十策

作十七王渭云即趙策今有城市之邑七十今按史記趙世家彼亦作十七不用一領甲不苦一士

民此皆秦有也代上黨不戰而畢為秦矣先慎曰乾道本代上有以字盧文弨云

凌本無以字策同張文虎云以字疑即上句也字譌衍先慎案張榜本亦無今據刪東陽河外不戰而畢

反為齊矣中山呼沱以北不戰而畢為燕矣

先慎曰秦兵力所不及則齊燕將

分取之此皆趙地故下云趙舉

然則是趙舉趙舉則韓亡

先慎曰策作然則是舉趙則韓必亡

韓亡則荆魏不能獨立則是一舉而壞韓蠹魏

拔荆東以弱齊燕

先慎曰乾道本燕上有强字盧文弨云衍强字凌本無先慎案策無强字今據刪上兩

言弱齊燕即其證

決白馬之口以沃魏氏

盧文弨曰沃策作流王先謙曰水經河水注黎陽縣東

岸有故城險帶長河謂之鹿鳴城濟取名鹿鳴津亦曰白馬濟津之東南有白馬城河水舊於白馬縣南洑通濮濟黃溝故蘇

代說燕曰決白馬之口魏無黃濟陽魏世家無忌說魏王曰決熒澤水灌大梁大梁必亡後王賁攻魏卒引河溝灌大梁而取

之先慎曰沃流二字義同說文沃作沃漑灌也高注流灌也

是一舉而三晉亡從者敗也

先

慎曰高注從者山東六國敗從不成也

大王垂拱以須之

俞樾曰策作大王拱手以須吳師道補云韓

作須之然則韓非異於國策者但句未多之字其拱手字必與策同若作垂拱以須之則吳師道何以不及乎此必後人所改

當依國策訂正

天下編隨而服矣

先慎曰拾補編作編服作伏盧文弨云徧字高誘注國策本同吳師道

補注作編云以繩次物曰編張本凌本此亦作編字
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編作徧誤先慎案吳說是霸王之名

可成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趙氏為和夫以大王之明秦

兵之強棄霸王之業地曾不可得

盧文弨曰曾策作尊先
慎曰尊字誤當依此訂正乃

取欺於亡國是謀臣之拙也且夫趙當亡而不亡秦當霸而不

霸天下固以量秦之謀臣一矣乃復悉士卒以攻邯鄲不能拔

也棄甲兵弩戰竦而卻天下固已量秦力二矣

先慎曰乾道
本無卻字顧廣

圻云今本兵作負誤而下有卻字策有高注卻退也吳師道引
此無弩策作怒吳引作拏不合先慎案而下當有卻字依今本

增棄甲兵弩四字不成文兵當作與說文
與古文作肅兵作肅二字篆形相近而誤

軍乃引而退并於李

下。先慎曰乾道本退作復李作孚盧文弨云復乃復之譌李
吳注引韓作孚先慎案孚乃李之誤策作李高注李下邑名

在河內張榜本趙本復
作退孚作李是今據改

大王又并軍而至

盧文弨曰至策作
致先慎曰張榜本作

致與戰不能剋之也

顧廣圻曰
七字為一句

又不能反運罷而去

盧文
弨云運

或改作軍顧廣圻曰又不能反運句絕反當作及運讀為錘罷而去為一句罷讀為疲策作又交罷卻按無不能運而四字不同也俞樾曰運乃軍之誤上云大王又并軍而至此云軍罷而去文義正相應蓋不能勝則宜退既不能剋又不能反故其軍至於罷病而後去也先慎曰顧說較長不能及運言饋天下固運不繼也文義甚順當從之張榜本運作交依策改非

量秦力三矣

先慎曰固下當有以字與上文一律此脫

內者量吾謀臣外者極吾

兵力由是觀之

先慎曰張榜本觀作親誤

臣以為天下之從幾不難矣

諸

侯知秦兵頓民疲則從益堅固曰不難矣。先慎曰乾道本難作能虛文詔云案注是難字策作豈其難注曰上當有故字王渭云能當作難先慎按張榜本作難今據改幾猶殆也

內者吾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田

疇荒困倉虛外者天下皆比意甚固

俞樾曰皆字衍文蓋即此字之誤而復者秦策無

皆願大王有以慮之也

先慎曰高注慮謀也

且臣聞之曰戰戰栗栗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紂為天子將

率天下甲兵百萬左飲於淇溪

先慎曰趙本溪作谿盧文詔云谿策作谷先慎按御覽六十

四八百九十六事類賦二十一引飲下並有馬字無谿字下同右飲於洹谿盧文弼曰策作水淇水竭

而洹水不流先慎曰御覽事類賦並引作洹水竭淇水不流以與周武王為難武王

將素甲三千戰一日先慎曰策干下有領字張榜本趙本日作夜非高注一日甲子之日也太公望為

號到牧野便剋而破紂之國禽其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

傷也先慎曰高注傷愍也策傷上有不字誤知伯率三國之眾以攻趙襄主於晉陽

決水而灌之三月盧文弼曰秦策趙策俱作三年先慎曰此誤下十過篇正作三年城且拔矣

襄主鑽龜筮占兆以視利害盧文弼曰策作錯龜數筮此筮上疑脫一字顧廣圻曰筮當從策

作數筮二字案節邪篇鑿龜數筮兆曰大吉凡三見可證此為脫誤先慎曰吳師道補云錯韓作鑽是韓之異於國策止一鑽

字其數筮必與策同當依以訂正何國可降乃使其臣張孟談於是乃潛行而

出先慎曰乾道本潛下有於字張文虎云秦策呂氏春秋淮南子皆無於字案於疑游字之譌蓋韓子作游他本作行讀

者旁注異文轉寫並存又以形近譌為於耳游者泗水也此時城為水灌不沒者三版故泗水而出孫詒讓云十過篇云趙孟

談曰臣請試潛行而出見韓魏之君潛下亦無於字先慎案趙本正無於字今據刪反知伯之約曰乾道

本無反字顧廣圻云今本知上有反字策同先慎案有反字是今據補高注知伯與韓魏攻襄子張孟談辭於韓魏韓魏與趙

同故曰反知得兩國之眾以攻知伯禽其身以復襄主之初盧

伯之約也文昭曰策作以成襄子之功先慎曰張榜本初作功今秦地折長補短方數千里名師數

十百萬秦國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與天下

天下可兼而有也先慎曰乾道本無以字天下二字不重可作何無而字盧文昭云一本此上有以字藏

本兼下有而字何作可策同顧廣圻云今本重天下策有今據補改臣昧死願望見大王曰先慎

願字姚校劉作願望言所以破天下之從舉趙亡韓臣荆魏親齊燕以成

霸王之名朝四鄰諸侯之道大王誠聽其說盧文昭曰誠策作試一舉

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荆魏不臣齊燕不親張文虎曰依

上文親當作弱先慎曰此即承上舉趙亡韓臣荆魏親齊燕而言不當作弱張說誤霸王之名不成四鄰

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徇國以為王謀不忠者也

先慎曰拾補重為字盧

文昭云舊少一為字今據吳注引增上為如字下去聲者下張本有戒字策作以主不忠於國者顧廣圻云當從策作以主為謀不忠者主謂為主首也為謀造謀也此文例言大王不言王王字必誤吳師道引此無也字是重為字非先慎曰姚本國策與盧引同鮑本與顧同故所引各異又策國上有於字今案王當作主顧說是也為上以字當衍以徇國為主謀不忠者也作一句讀文氣自順

存韓第二

韓事秦三十餘年出則為扞蔽入則為蓆薦

出貢以供若蓆薦居人下。先慎曰

乾道本注人下二字作久字今從趙本

秦特出銳師取韓地而隨之

先慎曰韓字當在而下

取地略地也下文韓與秦兄弟其苦天下

怨懸於天下功歸於強秦

王渭曰秦當作趙先慎曰秦

字不誤謂韓則受其怨秦則得其功也

且夫韓入貢職與郡縣無異也今臣竊聞

貴臣之計

先慎曰乾道本今下有日字盧文昭云日字衍張本無今據刪

舉兵將伐韓夫趙

氏聚士卒養從徒

先慎曰乾道本無徒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從下有徒字今據補

欲贅天下

之兵

贅綴連也

明秦不弱則諸侯必滅宗廟

先慎曰諸侯宗廟必為秦滅

欲西面

行其意非一日之計也今釋趙之患而攘內臣之韓則天下明

趙氏之計矣

韓為內臣秦猶滅之則天下從趙攻秦計為得矣

夫韓小國也而以應天

下四擊主辱臣苦上下相與同憂久矣修守備戒強敵有蓄積

築城池以守固今伐韓未可一年而滅拔一城而退則權輕於

天下天下摧我兵矣

先慎曰說文摧折也

韓叛則魏應之趙據齊以為

原

若山原然。顧廣圻曰原當作厚舊注誤

如此則以韓魏資趙假齊以固其從而

以與爭強

先慎曰與秦爭強也

趙之福而秦之禍也夫進而擊趙不能

取退而攻韓弗能拔則陷銳之卒懃於野戰

盧文弨曰懃張本作勤

負任

之旅罷於內攻

勞餉者

則合羣苦弱以敵而其二萬乘

王渭曰當衍而共

二非所以亡趙之心也。顧廣圻曰趙當作韓亡韓貴人之計也。均如貴人之計。均

也謂同其計而用之。則秦必為天下兵質矣。既進退不能則同於為質者。

顧廣圻曰質如字。陛下雖以金石相弊。弊盡也。盡以召士。盧文昭曰馮氏云言其時射的也。舊注誤。

之入也。注解謬。石何可以召士。王渭曰文選二十九卷注引以作與以即與也。顧廣圻曰七發注亦引作與。王先謙曰與金石相弊謂與金石齊壽也。雖永壽而無兼天下之日。極言其非計。則兼天下之日未也。今賤臣之

愚計。先慎曰乾道本愚上有遇字。顧廣圻云藏本無遇字是也。今本遇作進。誤先慎案遇即愚之誤。而衍者今從藏本。

使人使荆重幣用事之臣。先慎曰重幣猶言厚賂。明趙之所以欺秦者與

魏質以安其心。從韓而伐趙。趙雖與齊為一不足患也。二國事

畢。則韓可以移書定也。先慎曰韓乾道本作轉。盧文昭云藏本亦作轉。是上已云從韓而伐趙。

則不待再收韓明矣。顧廣圻云今本轉作韓。誤此言定荆魏。俞樾云轉字無義。趙本作韓是也。此篇名存韓本。因秦貴臣之計。

舉兵將伐韓。故為是說。勸之釋韓而伐趙。趙齊事畢而韓可移書定。正見韓之不必伐也。乃乾道本道藏本皆作轉。則字之誤。

久矣趙本改轉為韓是也盧顧以上文已云從韓伐趙此不必更言定韓今案韓未聞其將伐趙秦何得從韓以伐趙且秦之伐趙亦何必從韓疑韓字是衍文蓋既使人使荆又與魏質則荆魏不與我為難矣於是從而伐趙從而者繼事之詞明其事次第當如此非從他國之謂也後人不達其義妄補韓字以實之盧顧不知上韓字之衍而疑下韓字之非誤矣先慎案俞說是張榜本轉亦是我一舉二國有亡形先慎曰二國指齊趙則荆魏又

必自服矣故曰兵者凶器也不可不用也以秦與趙敵衡加以齊今又背韓而未有以堅荆魏之心夫一戰而不勝則禍構

矣計者所以定事也不可不察也韓秦強弱顧廣圻曰韓當作轉俞樾曰韓秦

強弱各本皆同顧氏謂當作轉誤先慎曰顧說是如貴臣之計秦為天下兵質則秦必弱如非之計齊趙可亡荆魏必服則秦弱矣秦計一定強弱隨之若韓之強弱豈非所敢言乎在今年耳且趙與諸侯陰謀久矣

夫一動而弱於諸侯危事也為計而使諸侯有意伐之心文昭盧

曰伐張本凌本作我趙敬夫云意秦之伐之也不必作我至殆也見二疏先慎曰乾道本疏作疎盧文昭云

從藏本作疏今依改非所以強於諸侯也臣竊願陛下之幸熟圖之夫攻

伐而使從者聞焉不可悔也先慎曰乾道本攻上無夫字間作聞盧文昭云夫字脫張凌本有

夫字間一作聞顧廣圻云聞當作間間反間也先慎案盧校是今據改存韓文止此下乃附見其事詔以韓客之

所上書書言韓之未可舉下臣斯先慎曰乾道本言韓下有子字俞樾云子字衍文韓非

因聞貴臣之計舉兵將伐韓故上此書言韓之未可舉誤衍子字義不可通趙本無子字亦當從之先慎案張榜本亦無子字

今據刪甚以為不然先慎曰拾補甚上有臣斯二字盧文昭云舊本不重一本有先慎案臣斯二字誤複以

下皆李斯言秦之有韓若人之有腹心之病也盧文昭曰腹心舊本倒今從藏本張本

與下虛處則怏然怏妨心腹虛也而病為妨喻秦虛心待韓韓終為妨怏音艾。盧文昭曰注怏音艾凌本

音改案說文苦也胡若居濕地著而不去以極走則發矣謂疾得冷

卒然而走必發矣喻秦雖加恩於韓有急韓之不臣之心必見矣。顧廣圻曰虛處逗平居也與極對文則怏然若居溼地著

而不去十一字為一句怏說文苦也廣韻云患苦胡槩切舊注皆誤以極逗走走字衍俞樾曰顧氏視舊讀為長然平居不得謂

之虛處且走與處對文則走字非衍也按此當以虛處則悛然若居濕地為句虛乃衍字也蓋即處字之誤而複者著而不去為句以極走則發矣為句極猶亟也古字通用荀子賦篇出入甚極又曰反覆甚極楊注並云極讀為亟是其證此言腹心之病附著不去平居猶可亟走則發矣亟走喻急也舊注卒然而走是正讀極為亟也下文今若有卒報之事韓不可信也若有卒報之事與亟走之喻相應願訓極為困而刪走字未得其旨先慎曰俞說是乾道本注冷作令今依趙本夫韓雖

臣於秦未嘗不為秦病今若有卒報之事韓不可信也俞樾曰報讀

為赴疾之赴禮記少儀篇母報往喪服小記篇報葬者報虞鄭注並云報讀為赴疾之赴是也秦與趙為難荆

蘇使齊未知何如以臣觀之則齊趙之交未必以荆蘇絕也若

不絕是悉趙而應二萬乘也王渭曰趙當作秦夫韓不服秦之義而服

於強也今專於齊趙則韓必為腹心之病而發矣韓與荆有謀

諸侯應之則秦必復見峭塞之患先慎曰謂諸國兵將復至函谷非之來也

未必不以其能存韓也為重於韓也先慎曰非之來秦為存韓也則說雖為秦心必為

韓故云為辯說屬辭飾非詐謀以釣利於秦而以韓利闕陛下

重於韓也闕陛下之意因隙夫秦韓之交親則非重矣見重於二國此自便之

計也臣視非之言文其淫說靡辯才甚臣恐陛下淫非之辯而

聽其盜心王先謙曰浸淫而聽納之因不詳察事情今以臣愚議秦發兵

而未名所伐則韓之用事者以事秦為計矣疑伐已也臣斯請往見

韓王使來入見大王見因內其身而勿遣盧文弨曰凌本大王二字重張本不重

是稍召其社稷之臣以與韓人為市則韓可深割也王先謙曰韓遣韓

非入秦在王安六年其時滎陽上黨悉已入秦存者獨潁川一郡地耳非存韓之說不得已而為宗社計李斯所云深割者即

盡入其地之謂也因令象武王渭曰象當作蒙蒙武見始皇本紀蒙恬列傳發東郡之卒闕

兵於境上而未名所之則齊人懼而從蘇之計先慎曰蘇即荆蘇秦使之齊

絕趙交也是我兵未出而勁韓以威擒強齊以義從矣聞於諸侯也

趙氏破膽荆人狐疑必有忠計。先慎曰荆疑四國必不欺秦荆人不動魏不

足患也則諸侯可蠶食而盡趙氏可得與敵矣願陛下幸察愚

臣之計無忽秦遂遣斯使韓也李斯往詔韓王未得見因上書

曰昔秦韓勦力一意以不相侵天下莫敢犯如此者數世矣前

時五諸侯嘗相與其伐韓秦發兵以救之。先慎曰韓世家釐王二十三年趙魏共

伐韓韓使陳筮告急於秦秦昭王遣白起救韓八日韓居中國

而至大破趙魏之師據六國表事在昭王三十一年地不能滿千里而所以得與諸侯班位於天下君臣相保者以

世世相教事秦之力也。王先謙曰韓自懿侯後事見世家者如昭侯十一年如秦宣惠王十九年以

太子倉質秦襄王十年太子嬰朝秦釐王時兩會秦王非不世

世事秦而無世不被秦兵常出兵佐秦伐諸侯其得秦救惟釐王二十三年一役而已所謂戮力一意以

不相侵特策士之游談初無關於事實也先時五諸侯其伐秦韓反與諸侯先為鴈行以嚮秦軍於關下矣。王先謙曰秦昭王九年齊魏韓共

擊秦於函谷十一年齊韓趙魏宋中山五國共攻秦韓襄王十四十六年事也先慎曰乾道本關作闕盧文昭云藏本作關下云先為鴈行以攻關先慎案闕乃關字形近而譌即函谷關今據藏本改諸侯兵困力極無奈何諸侯兵罷見表及秦紀此節言之杜倉相秦起兵發將以報天

下之怨而先攻荆楚頃襄王十九年韓釐王十六年也自是連

三年秦擊楚破之遂拔郢先慎曰乾道本先荆令尹患之曰夫

韓以秦為不義而與秦兄弟其苦天下先慎曰謂與已又背

秦先為鴈行以攻關韓則居中國展轉不可知先慎曰展天

下其割韓上地十城以謝秦解其兵昭王四十五年攻韓取十

城未知即此事否四十七年秦即攻上黨亦未嘗解兵夫韓嘗一背秦而國迫地侵兵弱

至今所以然者聽姦臣之浮說先慎曰乾道本臣作人盧文

亦作臣作臣者是今據改不權事實故雖殺戮姦臣不能使韓復強今趙欲

聚兵士卒以秦為事。先慎曰兵字疑衍上文夫趙氏聚士卒無兵字即其證使人來借道

言欲伐秦欲伐秦其勢必先韓而後秦。先慎曰乾道本不重欲伐秦三字盧文弨云

舊不重今依張凌本補顧廣圻云藏本重欲伐秦三字非也先慎案重三字文義較足未必乾道本獨是而眾本皆非也顧說

太泥今且臣聞之脣亡則齒寒夫秦韓不得無同憂其形可見

魏欲發兵以攻韓秦使人將使者於韓。王先謙曰此言魏遣使於秦約其攻韓秦欲

送其使於韓所以誑恐之今秦王使臣斯來而不得見恐左右襲曩姦臣之

計使韓復有亡地之患臣斯不得見。先慎曰乾道本無得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不下

有得字今據補請歸報秦韓之交必絕矣斯之來使以奉秦王之歡心

願效便計豈陛下所以逆賤臣者邪臣斯願得一見前進道愚

計退就薶戮願陛下有意焉今殺臣於韓則大王不足以強若

不聽臣之計則禍必構矣秦發兵不畱行而韓之社稷憂矣臣

斯暴身於韓之市則雖欲察賤臣愚忠之計不可得已邊鄙殘

國固守鼓鐸之聲於耳先慎曰邊鄙殘句國固守句於上脫盈字而乃用臣斯之

計晚矣且夫韓之兵於天下可知也今又背強秦夫棄城而敗

軍顧廣圻曰敗軍當作軍敗軍句絕敗下屬王先謙曰言割城而又敗其軍於義自順無庸倒文則反掖之

寇反掖者謂麾下反以禽君掖也。盧文弨曰反於掖下言內變將作也注迂晦王先謙曰謂韓本國之寇與下秦興兵對

文必襲城矣城盡則聚散聚散則無軍矣先慎曰乾道本不重聚散二字顧廣圻

云藏本今本重聚散先慎案城盡則聚者散聚者散則國無軍重聚散二字語乃明顯今據補城固守顧廣圻曰藏

本今本城上有使字先慎曰城固守與上城盡對文無使字是則秦必興兵而圍王一都先謙

曰或云一字當在道字下非也古城邑大者皆謂之都不必王所居方為都孟子云王之為都者臣知五人是也韓世家公仲

請王賂秦以一名都楚陳軫言秦得韓之名都一正與此文一都相類道不通則難必謀王先謙曰說

文慮難其勢不救左右計之者不用顧廣圻曰用願陛下熟

圖之若臣斯之所言有不應事實者願大王幸使得畢辭於前

乃就更誅不晚也秦王飲食不甘遊觀不樂意專在圖趙使臣

斯來言願得身見因急與陛下有計也先慎曰乾道本無見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

有見字今使臣不通則韓之信未可知也夫秦必釋趙之患而

移兵於韓願陛下幸復察圖之而賜臣報決趙用賢曰此當時記載之文故并

敘李斯語

難言第三

臣非非難言也所以難言者言順比滑澤洋洋纏纏然則見以

為華而不實言順於慎比於班洋洋美纏纏有編次也。盧文弼曰順比不拂逆也注言順於慎比於班轉難解

凌本澤作瀉誤先慎曰意林敦厚恭祇先慎曰乾道本作敦厚祇恭厚意林引作敦厚

引見下有者字為作謂下同恭祇是也今據改鯁固慎完則見以為拙而不倫先慎曰乾道本拙作掘顧廣圻云藏本

今本掘作拙先慎案
意林亦作拙今據改
多言繁稱連類比物則見以為虛而無用

揔微說約徑省而不飾則見以為劇而不辯先慎曰意林劇作訥激急

親近探知人情則見以為僭而不讓先慎曰乾道本僭作譖拾補急下旁注意字盧文

詔云張本意作急探一作深凌本譖作僭顧廣圻云今本急作

意誤先慎案譖凌本作僭是今據改意林急亦誤作意釋名急

及也操切之使相逮及也說文探遠取之也疏遠之臣慮事廣

肆並及人主之親近以刺取其向背即說難所謂非間已即賣

重也故見者以閱大廣博妙遠不測先慎曰意林則見以為

為僭而不讓誇而無用家計小談以具數言則見以為陋顧廣圻曰藏本

盧文詔曰張本作家先慎曰此即說言而近世辭不悖逆則見

難篇所謂米鹽博辯也作家字是以為貪生而諛上顧廣圻曰逆當作選詩巧言如流箋云故

篇云大意無所拂悟悖悖同字選悟同字作逆者形近之誤也
又鄭檀弓注噫弗寤之聲弗寤即拂悟正義讀弗如字者非今
本因之改弗作不尤誤列言而遠俗詭躁人間則見以為誕先

慎曰釋名躁燥也物燥乃動而飛揚也則捷敏辯給繁於文采

躁有華而不實之意易繫辭躁人之辭多則見以為史先慎曰儀禮聘記云辭多則史鄭注史謂策祝亦言史官辭多文也殊釋文學王

先謙曰殊釋猶言絕棄以質性言則見以為鄙先慎曰乾道本性作信盧文弨云信張凌本皆作

性顧廣圻云藏本信誦說時稱詩書道法往古則見以為誦舊事此

臣非之所以難言而重患也故度量雖正未必聽也義理雖全

未必用也大王若以此不信則小者以為毀訾誹謗大者患禍

災害死亡及其身故子胥善謀而吳戮之仲尼善說而匡圍之

管夷吾實賢而魯囚之故此三大夫豈不賢哉而三君不明也

上古有湯至聖也伊尹至智也夫至智說至聖然且七十說而

不受身執鼎俎為庖宰昵近習親而湯乃僅知其賢而用之故

曰以至智說至聖未必至而見受伊尹說湯是也以智說愚必

曰以至智說至聖未必至而見受伊尹說湯是也以智說愚必

不聽文王說紂是也故文王說紂而紂囚之

先慎曰乾道本無而紂二字顧廣

圻云藏本今本紂下有而紂二字今據補

翼侯炙

顧廣圻曰戰國策史記皆作鄂侯先慎曰左隱五年邢人伐翼翼

侯奔隨六年納諸鄂謂之鄂侯翼鄂地近故相通稱史記楚世家熊渠中子紅為鄂王吳越春秋句踐陰謀外傳號翼侯可借

證翼鄂通稱

鬼侯腊

先慎曰史記作九侯徐廣注九侯一作鬼侯鄴縣有九侯城九鬼聲近通用

比干剖

心梅伯醢

先慎曰見晏子楚辭云數諫至醢

夷吾束縛而曹羈奔陳伯里子道

乞

盧文昭曰即百里奚亡秦走宛事顧廣圻曰伯讀為百

傳說轉鬻

轉次而備故曰鬻

孫子臏腳

於魏吳起收泣於岸門

盧文昭曰收疑是收字見呂氏春秋長見篇顧廣圻曰仲冬紀云振泣恃君

覽云雪泣先慎曰收當作收形近而誤

痛西河之為秦卒枝解於楚

先慎曰說詳姦劫弑臣

公叔痤言國器反為悖公孫鞅奔秦關龍逢斬萇宏分脰

裂

也敕氏反。先慎曰趙本無注六字莊子胠篋篇釋文引司馬云萇弘周靈王賢臣也案周景王敬王之大夫魯哀公三年六

月周人殺萇弘一云剗腸曰脰六微篇以為叔向之讒

尹子穽於棘

投之於穽棘中。顧廣圻曰未詳先慎曰

趙本無注盧文昭云張本有注司馬子期死而浮於江田明辜射非罪為辜射而殺之。顧

廣圻曰未詳俞樾曰舊注曲說辜射即辜磔從石聲與射聲相近故得通用辜磔本疊韻字荀子正論篇斬斷枯磔以枯為

辜此云辜射又以射為磔古書每無定字學者當以聲求之周禮掌戮殺王之親者辜之注曰謂磔之田明辜射即此刑也字

又作砒史記李斯傳十公主砒死於杜索隱曰砒與磔同古今字異耳宓子賤西門豹不鬪而死

人手董安于死而陳於市先慎曰安于十過七術篇作闕于觀行篇作安與此同案安闕古通左

定十三年傳作安淮南道應訓作闕是也惟趙策安闕兩有為誤宰子不免於田常范睢折脅

於魏此十數人者皆世之仁賢忠良有道術之士也不幸而遇

悖亂闇惑之主而死然則雖賢聖不能逃死亡避戮辱者何也

則愚者難說也故君子難言也先慎曰乾道本難言作不少顧廣圻云今本不少作難言誤

案此句下有脫文先慎案君子難言文甚明白易曉今從之且至言忤於耳而倒於心非賢

聖莫能聽願大王熟察之也

愛臣第四

愛臣太親必危其身威權上逼人臣太貴必易主位日一作人

臣太擅必易主命主妾無等必危嫡子主謂室主兄弟不服必危社

稷君之兄弟不相從服臣聞千乘之君無備必有百乘之臣在其側以徙

其民而傾其國王渭曰民當作威萬乘之君無備必有千乘之家在其

側以徙其威而傾其國是以姦臣蕃息主道衰亡是故諸侯之

博大天子之害也羣臣之太富君主之敗也將相之管主而隆

國家孫詒讓曰日本蒲阪圓本作後主而隆家云物茂卿本後作管隆下有國字凌本同非八經篇家隆劫殺之難詒

讓案管主後主並無義管當作營形近而誤營主謂營惑其主也淮南子原道訓高注營惑也隆國家當依蒲阪圓本刪國字

隆家言構諸大家使此君人者所外也君當疎外萬物莫如身

之至貴也位之至尊也主威之重主勢之隆也本無位之至尊

也下三句顧廣圻云今本也下衍十四字先慎案下四美
即指此身位威勢而言少三句則下四美無著今據補此四

美者不求諸外不請於人議之而得之矣先慎曰議當作義者事之宜也人君

合其宜則得之矣故曰人主不能用其富則終於外也既不能用富臣則竊之先慎

曰富之言備也四美不備則國非其有矣此君人者之所識也昔者紂之亡周之卑

皆從諸侯之博大也殷諸侯文王周諸侯秦襄王先慎曰從當作以與古文从相似因誤為从校者

不審又改為從下文皆以羣臣之太富也趙魏齊之奪

也陳恆弑簡公也皆以羣臣之太富也夫燕宋之所以弑其君者慎曰先

子罕劫宋子之奪燕皆以類也孫詒讓曰以類當作此類故上比之殷周中比之燕

宋莫不從此術也是故明君之蓄其臣也盡之以法臣雖有貴賤同以法

也質之以備謂薄其賞賜也臣貧則易制王先謙曰廣雅釋詁質正也備者未至而設之所以逆杜其邪心也

舊注故不赦死不宥刑赦死宥刑是謂威淫淫散社稷將危國

家偏威

君威散臣威成故曰偏威。先慎曰乾道本注無成字今從趙本

是故大臣之祿雖大

不得藉威城市

市眾所聚恐其乘眾而生心也。俞樾曰威字衍文藉當讀為籍詩韓奕篇實畝實籍唐石經

作實畝實藉是其例矣漢武帝紀籍吏民馬師古注籍者總入籍錄而取之即此籍字之義管子輕重甲篇桓公欲藉於室屋

欲藉於萬民欲藉於六蓄欲藉於樹木與此正同言大臣之祿雖大而城市之地不得藉而取之也下云黨與雖眾不得臣士

卒臣士卒與藉城市相對成文今涉上文是謂威淫及國黨與家偏威而誤衍威字舊注不解威字是舊本猶未衍也

雖眾不得臣士卒故人臣處國無私朝

謂臣自私朝

居軍無私交其

府庫不得私貸於家

不欲令其樹福也

此明君之所以禁其邪是故不

得四從

四鄰之國為私交。孫詒讓曰注說非也此四從四與駟通謂駟乘也駟敕叶人軒轉注從謂從車皆論貴臣

隨從車乘之事下云不載奇兵即蒙上四從而言史記商君傳趙良曰五殺大夫之相秦也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又

曰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為驂乘驂騾

之義先慎曰四從孫說是舊注當在居軍無私交下傳寫誤置於此耳

不載奇兵

南墜形訓高注

奇隻也奇兵佩刀劍之屬與上四從對文不載謂不載以從戰國策秦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卽此義也惟傳遽以備非常乃得載兵甲故下又申言之秦御臣民非傳非遽載奇至嚴峻此法制已然者非之言此特以中其意

主道第五

道者萬物之始

物從道生故曰始

是非之紀也

是非因道彰故曰紀

是以明君守

始以知萬物之源

得其始其源可知也先慎曰乾道本注可作亦今據張榜本趙本改

治紀以

知善敗之端

得其紀其端可知也

故虛靜以待令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

也虛則知實之情靜則知動者正

則爲動者正猶下文云不智而爲智者正也涉上句而誤作知於義不通先慎曰俞說是下者字張榜本作之

有言者自爲名有事

者自爲形形名參同君乃無事焉歸之其情故曰君無見其所

欲君見其所欲臣自將雕琢

臣因欲雕琢以稱之盧文弨曰自將二字疑倒當與下文一例

君無見其意。君見其意。臣將自表異。君見其意。臣因其意以稱之。故曰：去好

去惡。臣乃見素。去舊去智。臣乃自備。好惡不形。臣無所效。則戒而自備。王念孫曰：去舊

去智。本作去智。去舊。惡素為韻。舊備為韻。舊古讀若忌。大雅蕩篇殷不用舊。與時為韻。召閔篇不尚有舊。與里為韻。管子牧民

篇不恭。祖舊與備為韻。皆其證也。後人讀舊為巨。救反。則與備字不協。故改為去舊。去智不知古音。智屬支部。備屬之部。兩部

絕不相通。自唐以後。始溷為一類。此非精於三代兩漢之音者不能辨也。故有智而不以慮。使萬物

知其處。有行而不以賢。觀臣下之所因。先慎曰：當作有賢而不以行。與有智而不以

慮有勇而不以怒。文法一律。下文去智去賢去勇不作去行。是其證。有勇而不以怒。使羣臣盡其

武。是故去智而有明。去君智則臣智自明也。去賢而有功。去君賢則臣事自功。去勇

而有強。去君勇則臣武自強。羣臣守職。百官有常。因能而使之。是謂習常。

故曰：寂乎其無位而處。溲乎其莫得其所。顧廣圻曰：溲讀為寥。正字作廖。說文云：空虛也。

也。明君無為於上。羣臣竦懼乎下。盧文弨曰：明君之道。使智平。藏本作於。

者盡其慮。而君因以斷事。故君不窮於智。用臣智故賢者敕其

材。盧文昭曰君因而任之。故君不窮於能。有功則君有其賢。敕一作效

有過。則臣任其罪。故君不窮於名。先慎曰乾道本君下有子

云藏本無子字是也先慎是故不賢而為賢者師。君雖不賢為

不智而為智者正。為臣之正。先慎曰乾道本為下有上字盧

藏本無上字是也先慎臣有其勞。君有其成功。君取臣勞以為

案張榜本亦無今據剛又相均也。據舊注則所見本已衍功字。此之謂賢主之經也。

日依文義文勢讀之無功字為是正成經

道在不可見。君道必使臣不可見也。用在不可知。虛靜無事。

以聞見疵。先慎曰人不知虛靜見而不見。聞而不聞。知而不

知其言。以往勿變。勿更以參合閱焉。官有一人。顧廣圻曰

揚推篇有作

置勿令通言。則萬物皆盡。各令守職勿使相通情既相猜則自盡矣。先慎曰乾道本注盡作靜據

趙本函掩其跡匿其端。盧文弨曰掩字疑是注凌本無顧廣圻曰則萬物皆盡函句絕舊注讀函屬

下誤孫詒讓曰函當為亟函俗作函形近而誤爾雅釋詁云亟疾也此當以亟掩其跡為句顧讀非盧校尤誤

原。先慎曰原當作緣緣因也掩跡匿端則下無所因以侵其主不能緣與下不能意同義原緣聲近而誤二柄篇云人主

不掩其情不匿其端而使人臣有緣以侵其主作緣字是其證去其智絕其能下不能意保吾

所以往而稽同之謹執其柄而固握之絕其望破其意毋使人

欲之。執柄固則人意望絕也。先慎曰各本望上有能字拾補刪盧文弨云注則人意望絕張本作絕其能望亦衍能字

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無望字誤此當衍能字先慎案無望字者因上有絕其能而妄刪之不知此能字正涉上文而誤衍注

則人意望絕不釋能字明不謹其閉不固其門虎乃將存。權柄舊本亦無能字依盧校刪不固

則篡國之虎不慎其事不掩其情賊乃將生弑其主代其所人

莫不與故謂之虎處其主之側。顧廣圻曰句絕與下文忒賊為韻為姦臣念孫

曰臣當為匿字之誤。匿讀為慝，謂居君側而為姦慝也。逸周書大戒篇：克禁淫謀，眾匿乃雍。眾匿，即眾慝。管子七法篇：百匿傷上威，百匿即百慝。明法篇：比周以相為匿。明法解：匿作慝。漢書五行志：朔而月克東方，謂之仄。慝書大傳：作側。匿是匿與慝古字通。主所與虎為韻，側匿忒賊為韻。若作臣，則失其韻矣。聞其顧廣圻曰：臣當作以，以正字作弓形相近。先慎曰：王說是聞其主之忒。王念孫曰：聞蓋故謂之賊，散其黨，收其餘。日餘當作

與下文輔。閉其門，奪其輔。國乃無虎，大不可量，深不可測。同合虎其韻也。

刑名。顧廣圻曰：刑讀為形，揚摧篇同。審驗法式，擅為者誅。國乃無賊，是故人

主有五壅。臣閉其主曰壅。臣制財利曰壅。臣擅行令曰壅。臣得

行義曰壅。臣得樹人曰壅。臣閉其主，則主失位。臣制財利，則主

失德。王先謙曰：德當作得，與上臣擅行令，則主失制。臣得行

義，則主失名。先慎曰：乾道本名作明，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明作名，今據改。臣得樹人，則主失

黨。此人主之所以獨擅也。非人臣之所以得操也。人主之道，靜

退以為寶。先慎曰：靜退當作虛靜。此承上虛靜以待令而言。下不操事不計慮而知巧拙福咎，即申虛則知實之。

情靜則為動之正之義。今譌作靜退，則文之前後不相照應矣。不自操事而知拙與巧，不自計

慮而知福與咎，是以不言而善應。先慎曰：乾道本無而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言下有而。

字今據補。不約而善增言已，應則執其契事已，增則操其符。俞樾曰：增字

義不可通。兩增字疑皆會字之誤。不言而善應，語本老子。不約而善會，亦即老子所謂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也。善會猶善結也。會誤作曾，又誤為增耳。先慎曰：約當作事言已，應事已，增正

承上言之。增讀如簪，與上應為韻。俞改增為會，迂曲不可從。

符契之所合，賞罰之所生也。故羣臣陳其言，君以其言授其事

事以責其功。顧廣圻曰：藏本今本事以作以事按當作功。當以其事先慎曰：二柄篇作專以其事責其功。

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誅。明君之道

臣不得陳言而不當。先慎曰：乾道本無得字。盧文弨云：得字脫。藏本有先慎案：二柄篇亦有得字。今據

補顧廣圻云：此句下有脫文。是故明君之行賞也，曖乎如時雨。顧廣圻曰：曖讀為愛。

百姓利其澤。其行罰也。畏乎如雷霆。神聖不能解也。故明君無

偷賞。無赦罰。賞偷則功臣墮其業。赦罰則姦臣易為非。盧文昭曰臣

張本是故誠有功則雖疏賤必賞。誠有過則雖近愛必誅。顧廣圻

曰此句下有脫文先慎曰近愛必誅則疏賤者不怠。而近愛者

不驕也。

韓非子集解卷第一終

韓非子集解卷第二

長沙王先慎

有度第六

二柄第七

揚權第八

八姦第九

有度第六

先慎曰乾道本六作七據趙本改

國無常。強無常。弱奉法者強。則國強。

強為不曲法從私。盧文昭曰注為字當作謂先慎

曰為謂字同

奉法者弱。則國弱。荆莊王并國二十六。開地三千里。莊

王之氓社稷也。而荆以亡。

荆全之時與荆亡之時民及社稷未改易而全亡遂殊者則由奉法有強

弱故也。顧廣圻曰氓當作民下二句同舊注未譌

齊桓公并國三十。啟地三千里。桓公

之氓社稷也。而齊以亡。燕襄王

顧廣圻曰襄當作昭下同史記年表世家燕無襄王下文云

殘齊在昭王二十八年。或以河為境。以薊為國。襲涿方城。

方城涿之邑也。顧廣圻

曰句有誤王先謙曰襲謂重繞在外謂燕都在薊涿方城在外猶左傳言表裏也涿與方城二地注誤方城見燕世家漢志涿

屬涿郡薊方城屬廣陽國方城詳見水經聖水巨馬
水注中今直隸固安縣西南有方城村即其地也
殘齊平中

山。中山有燕者重。無燕者輕。謂鄰國得燕為黨者則重反是者則輕也襄王之氓社

稷也。而燕以亡。魏安釐王攻趙救燕。顧廣圻曰當云攻燕救趙年表五年擊燕二十年

救邯鄲二十一年救趙又取地河東。河東故南燕國所在時魏救燕燕人得之故以河東

世家二十年云趙得全也。故國與魏也。盧文弼曰注河東故南燕國所在凌張本作故南燕之地無下河東二字德之誤作得之先慎曰此蓋五年擊

燕所得注謂燕人與魏非也。攻盡陶魏之地。陶定陶也。顧廣圻曰魏當作衛見本書節邪篇加兵

於齊。私平陸之都。言魏加兵於齊平陸以為私都也攻韓拔管。管故管叔所都勝於淇

下。睢陽之事。荆軍老而走。魏與楚相持於睢陽而楚師遁師久為老。先慎曰注趙本為老作而老

誤。蔡召陵之事。荆軍破兵。四布於天下。兵魏之威行於冠帶之

國。安釐王死。而魏以亡。先慎曰乾道本無王字盧文弼云脫藏本有今據補故有荆莊

齊桓。則荆齊可以霸。先慎曰乾道本桓下有公字盧文弼云公字衍顧廣圻云藏本無是也今據刪

有燕襄魏安釐則燕魏可以強今皆亡國者其羣臣官吏皆務

所以亂而不務所以治也其國亂弱矣又皆釋國法而私其外

外謂臣之事也則是負薪而救火也亂弱甚矣故當今之時能去私曲

就公法者民安而國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則兵強而敵弱故

審得失有法度之制者加以羣臣之上則主不可欺以詐偽謂

守法度之臣授之以政位加羣臣之上故不可欺以詐偽。顧

廣圻曰失當作夫下文審得失有權衡之稱者失亦當作夫加

以當作以加舊注未譌先慎曰顧說是拾補加以作加於是注趙本授誤作受

審得失有權衡之稱者以聽遠事則主不可欺以天下之輕重權衡所以稱輕重也臣

故不可欺今若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能由譽進所以

以輕重也若以黨舉官則民務交而不求用於法官由黨舉所以故官

之失能者其國亂以譽為賞以毀為罰也則好賞惡罰之人釋

公行行私術。比周以相為也。先慎曰上行字當作法好賞惡

曲就公法去私行行公法下行私重輕公法奉公法廢私術相應四處皆作法字此行字涉下文而誤。**忘主外交**

以進其與與謂黨則其下所以為上者薄矣。交眾與多。外內朋

黨雖有大過其蔽多矣。朋黨既多遞相隱蔽雖有大過無從而知也故忠臣危死於

非罪。姦邪之臣安利於無功。邪臣朋黨則忠臣橫以非罪而見陷邪臣輒以無功而獲利也忠

臣危死而不以其罪則良臣伏矣。臣傷其類故良臣伏也。先慎曰乾道本危上有之所以

三字良下無臣字盧文弨云之所以三字衍一本無顧廣圻云藏本今本良下有臣字先慎案注云則良臣伏是注所見本亦有臣字之所以三字不當有此與下句

文法一律今從盧顧校改伏謂隱也姦邪之臣安利不以功

則姦臣進矣。同氣相求故此亡之本也。若是則羣臣廢法而行

私重。王渭曰句絕輕公法矣。私重謂朋黨私相重也數至能人之門。此其所以

顧廣圻曰能當作態態人即荀子之態臣見臣道篇先慎曰能人即私人也見管子明法篇本書作能字不誤三守篇不敢不

下適近習能人之心。即其證乾道。不壹。至主之廷。先慎曰趙本壹作一下

同。百慮私家之便。不壹。圖主之國。屬數雖多。非所以尊君也。君

徒屬之數雖多。皆行私重。故非尊君。先慎曰。乾道本無以百字。顧廣圻云。今本所下有以字。先慎案。依下文。當有今據補。百

官雖具。非所以任國也。百官雖備。皆慮私家之便。故非任國。任謂當其事也。然則主有人

主之名。而實託於羣臣之家也。威權不移。故也。盧文弨曰。注下移。誤不移。故臣曰

亡國之廷。無人焉。無憂國之人也。臣韓非自謂也。先慎曰。此篇多本管子明法篇。廷無人者

非朝廷之衰也。家務相益。不務厚國。大臣務相尊。而不務尊君。

先慎曰。張榜本相益作之益。案家務相益。謂務相益其家。與大臣務相尊。同相益相尊。對厚國尊君而言。張榜本相作之。誤

小臣奉祿。養交。不以官為事。守。顧廣圻曰。奉當作持。見本書三

游者。養交。荀子臣道篇云。以之持祿。此其所以然者。由主之不

養交而已耳。國賊也。又見韓詩外傳。上斷於法。而信下為之也。故明主使法擇人。不自舉也。使法量

功不自度也。擇人量功之法布在方冊謂成國之舊制能者不可弊。敗者不可飾。譽

者不能進。非者弗能退。以法量功故能不可弊敗不可飾也。先法飾人故譽不能進非不能退也。先

慎曰張榜本作蔽管子亦作蔽非作誹字竝通用則君臣之間明辯而易治。明辯謂善惡不相掩

故主讐法則可也。讐謂校定可否賢者之為人臣北面委質無有二心

朝廷不敢辭賤軍旅不敢辭難。朝廷辭賤則下有缺上之心軍旅辭難則士有偷存之志。先

慎曰乾道本注土作事今依張榜本趙本改盧文弼云注缺譌作缺土藏本作事順上之為從主之法

虚心以待令而無是非也。故有口不以私言。為君有目不以私

視。為君視也而上盡制之為人臣者。譬之若手上以脩頭下以脩足

清暖寒熱不得不救入。寒則救之以暖熱則救之以清凡此皆用手入故曰不得不救入也。先慎曰

入字衍文下不敢弗搏與不得不救相對成文明此不當有入字舊注不審而曲為之說非張榜本刪入字是也又案清暖寒

熱據注文當作寒暖熱清鏌鋹傅體不敢弗搏。利刃近體手必搏之。無私

賢哲之臣無私事能之士賢哲之臣事能之士皆以公用之故民不越鄉而交

無百里之感既任臣以公則政平國理人無異望無外心故不越鄉而交所以無百里之感。顧廣圻曰感讀為

戚貴賤不相踰。愚智提衡而立。愚智各得其所。故提衡而立。治之至也。今夫

輕爵祿。易去亡。以擇其主。臣不謂廉易亡擇主心貪者耳。如此之臣不可謂廉也。詐

說逆法。倍主強諫。臣不謂忠逆法強諫凌主者耳。如此之臣不可謂忠。行惠施利。收

下為名。臣不謂仁行惠收下作福者耳。如此之臣不可謂仁。離俗隱居。而以非上臣

不謂義隱居非上揚主之惡如此之臣不可謂義。先慎曰乾道本以下有作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作字今據刪

外使諸侯。內耗其國。伺其危險之隙。以恐其主先慎曰隙字無義當作際篆

文為上形與及相近。轉寫殘缺以為隙耳。曰交非我不親。怨非我不解。而主乃信之。

以國聽之。卑主之名。以顯其身。毀國之厚。以利其家。臣不謂智。

伺危以怨主。毀國以利家。姦雄者耳。如此之臣。不可謂智也。盧文弨曰注伺危以恐主恐誤作怨。此數物者。險

世之說也。而先王之法所簡也。險世所說邀取一時之利先王所簡必令百代常行。盧文昭

曰簡弃也。注非俞樾曰險世之說本作先王之法曰。顧廣圻

險世所說說讀為悅。注所據本尙未誤。先王之法曰。曰此下五

句文與洪範有異。或別有所出非引彼也。臣毋或作威。先慎曰張榜本毋或作利

從王之指。毋或作惡。先慎曰乾道本下毋字作無。顧廣圻云

範正作毋。或作有。呂氏春秋貴公。從王之路。古者世治之民。奉

公法。廢私術。專意一行。具以待任。治世之人所具意行不用夫

為人主而身察百官。則日不足。力不給。言當用法而察之。先

字據張且上用目。則下飾觀。飾觀則目視上用耳。則下飾聲。飾

則耳聽不上用慮。則下繁辭。繁辭則慮先王以三者為不足。故

舍己能而因法數。審賞罰。先王之所守要。因法數審賞罰用此

其真偽斯術也。先王所守之要。先慎曰先王故法省而不侵。

獨制四海之內。聰智不得用其詐。險躁不得關其佞。顧廣圻曰。藏本同。

今本險作陰誤。姦邪無所依。遠在千里外。不敢易其辭。勢在郎中。不敢

蔽善飾非。郎近侍之官也。俞樾曰。勢當作誓。國語楚語曰。居

外正相對成義。誓。勢形近而誤。或古字通也。朝廷羣下。直湊單微。不敢相踰越。雖單

湊亦令得其職分而豪強不敢踰。先慎曰。注說非說文。湊水

上人所會也。故湊有會合之義。此言親近重臣合之疏遠卑賤

之人皆用法數以審賞罰。毋有相違下。文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是也。故治不足而日有餘。上

之任。勢使然也。立治之功日尚有餘而功教既已平羣臣既夫

人臣之侵其主也。先慎曰。御覽六百三十八引人臣作大臣。如地形焉。即漸以往。

如地形之見耕漸就削滅也。先慎曰。即當作積聲之誤也。此

謂人之行路積漸不覺而已。易其方在始未必不知。移步換形遂不能見。故必立司南以定其方。喻人主為臣侵其權。勢使人主不自知者。非一朝一夕之故。在人主時以法度自持也。喻意言行路非言耕者。注使人主失端。東西易面而不自知。既以漸非御覽引作既亦誤。

至於失端易面而主尚不能自知故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司南即指南車也以喻國之正法。

先慎曰御覽引立下有教字故明主使其羣臣不遊意於法之外不為惠於

法之內不令遊意法外為惠法內皆所以防其侵也。先慎曰御覽引惠作慧誤動無非法法所以

凌過遊外私也既使羣臣動皆以法其或凌過遊外即皆私也。盧文弨曰遊外二字一本作滅顧廣圻曰凌

字未詳過當作過衍遊字舊注誤先慎曰過為過之誤顧說是也一本脫外字遊作滅是凌為峻字形近而譌當在法上傳寫

誤倒耳峻法所以過滅外私也與下嚴刑所以遂令懲下也句正相對今本譌誤遂不可讀嚴刑所以遂令

懲下也所以嚴刑者欲以遂令且懲下也遂通也。威不貸錯王先謙曰遂竟也刑以輔令而行使必下竟

制不共門威當主錯故不貸臣令錯制當主裁故不共臣同門錯置也威制共則眾邪彰矣

威制共臣則制邪顯用矣法不信則君行危矣法不信則君

危也俞樾曰危讀為詭呂氏春秋淫辭篇所言非所行也所行非所言也言行相詭不祥莫大焉與此意相近蓋法不信則

君之所行前後違反故曰詭也作危者古字通耳漢書天文志司詭星出正西史記天官書詭作危淮南子說林篇尺寸雖齊

必有詭文子上德篇詭作危並其證也舊注未達段借之旨危當以君位言不當以君行言足知舊說之非矣刑不斷

則邪不勝矣故曰巧匠目意中繩然必先以規矩為度匠之目意雖復

中繩而不可用當其規矩為其度。上智捷舉中事必以先王先慎曰注上其字當為以字之譌

之法為比也。君知雖敏而中事不可用當以先王之法為其比制也。盧文弨曰注君知藏本作君智先慎曰上智謂

極智之人與巧匠同意非謂君也捷疾也中事合於事也中音竹仲反舊注誤故繩直而枉木斲準夷

而高科肖科等也削高權衡縣而重益輕減重益輕斗石設而

多益少減多益少故以法治國舉措而已矣舉法而措之治自平。先慎曰措當

為論語錯諸枉之錯以法數治國家不外舉錯二者上文因法數審賞罰先王之所守要即其義注說非法不阿貴

繩不撓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辭勇者弗敢爭刑過不避大臣

賞善不遺匹夫故矯上之失詰下之邪治亂決繆糾羨齊非其

健羨齊其為非糾音黜。王先謙一民之軌莫如法屬官威民曰羨有餘也即上削高輕重之意

屬官欲令官之屬己。王念孫曰舊注甚謬屬當為厲字之誤也。屬官威民義正相近詭使篇上之所以立廉恥者所以屬下也。屬亦厲字之誤俗書屬字作厲形與厲相近故厲誤作屬。屬之民不勸今本厲誤作屬。如刑刑重則不敢以貴易賤。慢易於賤也。法審則上尊而不侵。上尊而不侵則主強而守要故先王貴之而傳之。傳之於後人主釋法用私則上下不別矣。

二柄第七

明主之所導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導引也言道所以引喻其臣而制斷之也。俞樾曰

注訓導為引此未達古語也導當為道道者由也明主所道制其臣者猶言明主所由制其臣者古語每以道為由本書孤憤篇法術之士奚道得進猶言奚由得進也呂氏春秋貴因篇孔子道彌子瑕見釐夫人猶言由彌子瑕見釐夫人也晏子春秋諫上篇曰楚巫微導裔款以見景公亦言由裔款以見景公而其字作導可證此文所導之即所由矣八姦篇云凡人臣之所道成姦者有八術義與此同先慎曰張榜本導作道云由也俞說與之合藝文類聚十一引主作王無之所導三字臣下有下

字二柄者刑德也。何謂刑德？曰殺戮之謂刑，慶賞之謂德。為人

臣者畏誅罰而利慶賞。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則羣臣畏其威而

歸其利矣。故世之姦臣則不然，所惡則能得之，其主而罪之。臣姦

所惡則巧詐媚惑其主，得其威而罪也。盧文弼曰：注罪之誤罪也。所愛則能得之，其主而賞之。

姦臣所愛亦以巧詐媚惑其主，得之恩而賞之。盧文弼曰：注其恩誤之恩。今人主非使賞罰之威

利出於己也，聽其臣而行其賞罰，則一國之人皆畏其臣而易

其君。臣用罰則民畏臣而輕君歸其臣而去其君矣。臣用賞則民歸臣而去其君。盧文弼曰：注去

其君各本俱無其字此人主失刑德之患也。夫虎之所以能服狗者，爪牙

也使虎釋其爪牙而使狗用之，則虎反服於狗矣。先慎曰：乾道本無於字

案以下文例之當有於字，據意林御覽六百三十八八百九十一事類賦二十引補人主者以刑德制臣

者也。今君人者釋其刑德而使臣用之，則君反制於臣矣。反為臣所

制也。故田常上請爵祿而行之羣臣。請君爵祿而與羣臣所以樹私德於眾官。先慎曰外儲

說右上篇作行諸大臣。下大斗斛而施於百姓。於下而用大斗斛以施百姓所以樹私恩於眾庶也

此簡公失德而田常用之也。故簡公見弑子罕謂宋君。昭曰此

別一人非春秋之樂喜曰夫慶賞賜予者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殺戮刑

罰者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於是宋君失刑而子罕用之。故宋

君見劫。田常徒用德。謂不兼刑也而簡公弑。子罕徒用刑。謂不兼德也而

宋君劫。故今世為人臣者兼刑德而用之。則是世主之危甚於

簡公。宋君也。故劫殺擁蔽之主。顧廣圻曰擁當作壠非失刑德而使臣

用之而不危亡者則未嘗有也。俞樾曰失刑德而使臣用之不當有非字非字衍文

人主將欲禁姦則審合刑名者言與事也。言名也事則也言事則相考則合不可知

也。先慎曰乾道本與作異拾補作與盧文昭云言下衍不字藏本無異字譌顧廣圻云今本言下有字誤異當作與先慎

案張榜云刑當作形。案刑形二。顧廣圻曰。字本書通用。與字依盧顯校改。為人臣者陳而言。藏本同。今本

陳下有事字。誤案而當。君以其言授之事。專以其事責其功。顧

廣圻曰。當衍專字。先慎曰。願說非謂。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

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罰。故羣臣其言大而功小者。則罰

非罰小功也。罰功不當名也。羣臣其言小而功大者。亦罰。非不

說於大功也。以為不當名也。害甚於有大功。故罰。不當名之害

大震主。亦所以為罰。先慎曰。不當名也。害當作不當名之害。甚於大功。功

下以為侵官之害。甚於寒句。法正同注。所見本尚不誤。此言因

功失法。則國無所守。故不當名之害。昔者韓昭侯醉而寢。慎曰

甚於有大功。注謂功大震主。非也。有甚字。典冠者見君之寒也。故加衣於君之上。覺寢而說。寢

而問左右曰。誰加衣者。左右對曰。典冠。君因兼罪典衣。殺典冠

。先慎曰。乾道本殺作與。意林與作殺是也。其罪典衣以為失

其事也。其罪典冠。以為越其職也。非不惡寒也。以為侵官之害。

甚於寒。故明主之畜臣。臣不得越官。而有功。不得陳言。而不當。

越官則死。不當則罪。守業其官所言者貞也。守業以當官守官以當言如此者貞也。

也。則羣臣不得朋黨相為矣。

人主有二患。任賢則臣將乘於賢。以劫其君。賢者必多才術。故能乘賢以劫君也。

妄舉則事沮不勝。妄舉謂不擇賢則其事必沮而不勝。沮毀敗也。故人主好賢則羣臣

飾行以要君。欲則是羣臣之情不效。飾行則偽外。故其內情不效。效顯也。羣臣之

情不效。則人主無以異其臣矣。莫不飾行。故真偽不分也。故越王好勇。而民

多輕死。楚靈王好細腰。而國中多餓人。齊桓公妬而好內。慎曰。先

乾道本妬下有外字。顧廣圻云藏本無外字。是也。本書十過篇難一篇。並無今據刪。故豎刁自宮以治內。

先慎曰。刁當作刀。左傳寺人貂管子大戴禮公羊墨子作刀。乃有貂音。故通用。桓公好味。顧廣圻曰。當衍桓。

公二字此與上相承。易牙蒸其子首而進之。顧廣圻曰藏本今本子首

元后傳有首子可證十過篇及難一篇兩見可證彼惟趙用賢本作首

子明首子為後人所改古本自作子首也。燕子噲好賢。故子之明不受國。子之燕之

好賢故陳禪讓之事令噲不受國以讓己因以篡之。故君見惡。

則羣臣匿端。匿其端避所惡也。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先慎案此不當有今據刪

君見好則羣臣誣能。誣其能欲見用人主欲見則羣臣之情態得其資

矣。羣臣之情態皆欲求利君見其好惡則知利其所存故得以為資。俞樾曰欲見當作見欲與上文見好見惡一例見好

見惡即自見其所欲矣下文云豎刁易牙因君之欲以侵其君者也正承此而言主道篇云君無見其所欲可證此文見欲之

義先慎曰注利其所存其當作之。故子之託於賢以奪其君者也豎刁易牙因

君之欲以侵其君者也其卒子噲以亂死。子噲燕王名也桓公蟲流出

戶而不葬。先慎曰乾道本戶作尸盧文弼云藏本尸此其故

何也。人君以情借臣之患也。謂見好惡之情則臣得以爲利此以情借臣求利者也患所以生

人臣之情非必能愛其君也。爲重利之故也。今人主不掩其情。

不匿其端。而使入臣有緣以侵其主。緣其好惡之情得以侵主則羣臣爲子

之田常不難矣。故曰去好去惡羣臣見素。君無好惡則臣無因爲偽其誠素自見。

先慎曰乾道本惡上無去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先慎案當有去字主道篇云去好去惡臣乃見素可證今據補羣臣

見素則大君不蔽矣。

揚權第八 揚謂舉之使明也權謂量事設謀也。先慎曰乾道本注揚下有權字據趙本

刪孫貽穀云文選蜀都賦劉逵注韓非有揚權篇今推作權誤注說非顧廣圻云廣韻揚推都凡也

天有大命。人有大命。晝夜四時之候天之大命君臣上下之節人之大命也夫香美脆味。

厚酒肥肉甘口而病形。曼理皓齒說情而損精。香肥所以甘口也用之失中則

病形皓曼所以說情也耽之過度則損精賢才所以助理也用之失宜則危君也。先慎曰乾道本病作疾損作捐注亦作捐

拾補疾作病盧文昭云說注中作悅捐孫詒穀云意林及文選

七發注皆作損注同顧廣圻云藏本疾作病是也李善七發注

引此作病捐亦當從七發注引作損先慎案注作病未誤意林正作病今據改說讀為悅非舊本作悅也故去甚去

泰。先慎曰乾道本甚上有泰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上泰字先慎案甚上不當有泰字意林無今據刪身乃無

害。權不欲見素無為也。顧廣圻曰句有誤未詳先慎曰用人之權不使人見虛以應物不必自為執

要。以觀其效虛心而用其長即權不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謂臣

民中央謂主君。先慎曰乾道本注君作居改從今本。聖人執要。四方來效。虛而待之。彼

自以之。以用也。君但虛心以待四海既藏。道陰見陽。四海則四

不見也。其能如此則君當導臣之陰以見君之陽。陰陽接則君

臣通也。王先謙曰道由也。辭見由陰見陽謂由一己之虛靜

以見四海之動。注非先慎曰乾道本左右既立。開門而當。左右謂

本注作以見君子之陽。今從趙本。左右既立。開門而當。左右謂

彌也。君臣既通。輔弼之臣斯立。如此則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四

方賢才畢來矣。君但開門而當之。無所遮擁也。當受也。先慎

曰乾道本注類上無同。勿變勿易。與二俱行。賢才既來。莫敢變

字從作後。據趙本增改。易但令輔弼二臣

俱行職事行之不已既行職事有功而可此皆俱賢臣之助不須有

是謂履理也君能履理故有成功夫物者有所宜材者有所施各處其宜

故上下無為使雞司夜令狸執鼠皆用其能上乃無事先慎

九百一十八引用作因事類賦十八引仍作用上有所長事乃不方皆得其宜故事不

一方而成俞樾曰注失其旨上文云使雞司夜令狸執鼠皆

用其能上乃無事然則上固不必有所長矣上有所長是失其

為上之道事乃不方猶言無方也謂不得其方也下文云矜而

好能下之所欺辯惠好生下因其材上下易用國故不治皆承

此而言矜而好能下之所欺居上者矜好其能則辯惠好生下因

其材居上好生辯惠則下因其材上下易用國故不治上代下

上權則以入其諛佞材則辯惠也用一之道以名為首一謂道可以常行古今莫二者唯

國不治其正名乎故曰以名為首名正物定名倚物徙先慎

曰乾道本無之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一名正物定名倚物徙

下有之字今據補盧文弼云注其唯誤倒名正物定名倚物徙

故聖人執一以靜使名自命令事自定既使名命事故事自定

也先慎曰羣書治要

引尸子分事篇執一以靜令名自正令事自定即韓非所本使
字作令疑此使字涉注文而誤注以釋上令字以命釋下令
字非上令字
本作使字也
不見其采下故素正采故皆事也上不見事則下
訓采故皆為事非也趙氏云不見其采是聖人靜以盧文弨曰注
自居韜匿光采臣下以故守素而趨於正此說是也

因而任之
使自事之有其事而任之彼則自舉其事。顧廣圻曰句失韻
有誤先慎曰事當作定下文使皆自定之承此而言

因而予之彼將自舉之因其事以與之
彼則自舉之
正與

處之使皆自定之上以名舉之凡事皆使彼自定在上者從而
以名舉之則刑名審矣。先慎

不知其名復脩其形形事也循事以求名
則其名可知也。顧

廣圻曰脩當所生為形名所從而出者形
名既以參同故有此人而用

形名參同用其所生名既以參同故有此人而用
名既以參同故有此人而用

二者誠信下乃貢情二者謂形名也參同則用其
是謂誠信也貢謂陳見也謹脩所事

待命於天君人者能謹修其事天
必有符應之命以命之毋失其要乃為聖人聖人之

道去智與巧智巧不去難以為常夫智巧在必背道
而行詐故須去之民人用之

其身多殃。主上用之。其國危亡。因天之道。反形之理。督參鞠之。

終則有始。既去智巧上因天之道下則反形之理二者督考參驗鞠盡之其事既終還從其始也。先慎曰乾道本

注督下有巧字據趙本刪顧廣圻疑虛以靜後未嘗用已。常當督參鞠之句有誤未審注本之誤耳

以後人未嘗凡上之患必同其端。端謂所陳事之首也臣之陳用已而先唱凡上之患必同其端事不擇可否每皆同之則是

偏聽而致患也。先慎曰趙本上作人盧文弨云人張本作上信而勿同萬民一從。其陳事者且當信之

無遂與同然後擇其善者以之施教則萬民齊一而隨從夫道者弘大而無形德者覈理而

普至。至於羣生。斟酌用之。萬物皆盛。而不與其寧。道德不與物寧而物自寧

道者下周於事。因稽而命。與時生死。言當因道以考汝報而汝也死生猶廢興也謂其教

命時可廢則廢時可興則興也。顧廣圻曰生死當作死參名

生生與下文情韻舊注未譌先慎曰注趙本報下有命字異事。通一同情。參考異事之名必合通一而又同情故曰道不同於萬物。故能生於萬物

德不同於陰陽。故能成於陰陽。先慎曰乾道本無於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先慎案依上下文當有今據

補衡不同於輕重故能知其輕重繩不同於出入故能正和不同於燥

溼故能均於燥溼君不同於羣臣故能制於羣臣○先慎曰乾道本君

下藏本今本無子字羣於今本作於羣先慎案子字衍羣於二字倒注不誤今據刪改凡此六者道之出

也此六者皆自道生道無雙故曰一是故明君貴獨道之容道

獨為君臣不同道下以名禱下當陳其名君操其名臣效其形

形名參同上下和調也盧文弨曰一無也字是顧廣圻曰同調韻與詩車攻五章合

凡聽之道以其所出反以為之入凡聽言之道或有未審必出入於此也故審名以定位明分以辯類審察其名則事位自定聽言

之道溶若甚醉溶閒漫之貌凡聽言者欲闇以招明愚以求智故閒然若甚醉者則言者自盡而敷泰也○顧

廣圻曰溶字未詳下同舊注皆訓為閒不見所出俞樾曰溶若

甚醉此溶字當為容言其容有似乎醉也下文動之溶之此溶

字當為溶說文手部溶動溶也動之溶之即動之溶之也動溶亦作動容孟子盡心篇動容周旋中禮者是也疑古本兩溶字

皆止作容一為容貌之容一為動容之容傳寫增唇乎齒乎吾

水旁因失其義矣先慎曰愈說是注泰趙本作奉

昭彼自離之吾因以知之是非輻湊上不與構離謂分析其所

遂知之所陳之言或是或非如輻之湊皆發自下情上不與之

為構也構結也先慎曰構講古通謂解釋也臣下是非君並

聽之不為調解注訓構為結似非虛靜無為道之情也參伍比物事之形也參

之以比物伍之以合虛根幹不革則動泄不失矣參三也伍五也謂所陳之

事或三之以比物之情或五之以合虛之數常令根幹堅植不

有移革如此則動之散皆無所失泄也先慎曰動泄不失當

作動不失泄泄有世音與革字古合韻注云無所失泄是注所見本尚不誤動之溶之無為而改之

凡所舉動溶然閒暇雖有所改無為喜之則多事惡之則生怨

而為也先慎曰溶當作溶說見上謂臣所陳言君若喜之彼必自媚益為其事若乃惡之彼必生

怨而遂止顧廣圻曰以上皆失韻未詳何句有誤先慎曰喜

之惡之並句喜與事惡與怨為韻外儲說右上篇謳乎其已乎

苞乎其往歸田成子乎謳苞為韻並句首字雖用韻不同而以

句首字爲韻則可借證顧說非是故去喜去惡虛心以爲道舍去喜惡以虛其

爲道 上不與共之民乃寵之謂下之爲事上不與共得則臣得

上不與義之使獨爲之先慎曰義讀爲議上固閉內扃從室視庭參咫尺

尺已具皆之其處以賞者賞以刑者刑閉內扃謂閉心以察臣

而視庭也入尺曰咫尺寸者所以度長短既閉心以參驗之咫

尺以度量之二者以具則大小長短皆之其所不相犯錯如此

則可賞則賞可刑則刑無乖謬矣顧廣圻曰上固閉內扃上

字下當有脫文尺字當衍舊注以尺寸釋咫因誤入正文也先

慎曰案固疑因字之誤上不與共不與議因閉心以察之如從

室視庭尺寸不失也因與固形近而誤似無脫文注謂字乾道

本作講誤據拾補改以具當作已具因其所爲各以自成善惡必及孰敢不信所

善惡既各自成善必及賞惡規矩既設三隅乃列賞罰規矩既

必及刑刑賞不差誰敢不信然故曰三隅乃列也主上不神下將有因神者隱而莫測其所

測則可因故曰其事不當下考其常主事不當則下以常

下將有因也

若天

若地是謂累解

天地高厚不可測者也君用意如天地則上因人常語也荀子富國篇則和調累解累解與和調並言可知其義楊注以為嬰累解釋非也儒效篇解果其冠楊注引說苑蟹

螺者宜禾為證然則累解猶蟹螺矣古語雖不盡可通而累解二字平列則埒然無疑舊注之失與楊注同

天孰疏孰親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故無疏無親也能象天地是謂聖人象天地之高厚而無

私欲治其內置而勿親內謂君之機密也欲令機事不失所置也

作故今欲治其外官置一人不使自恣安得移并外謂百官之政也欲令官

政不失則每官置一人焉夫兩雄必爭官有二人適足以增其猜競故一人則專而不恣豈有移易并兼之事大臣之

門唯恐多人臣門多人威權在之故也凡治之極下不能得神隱不測故下

無踰此者故曰治之極也周合刑名民乃守職去此更求是謂

大惑刑名不差則民守職此治之至要者也去至要而不用非惑而何也顧廣圻曰周當依本書主道篇作同先慎曰

乾道本注民作其今從趙本狷民愈眾姦邪滿側亦既大惑故姦眾而邪滿

其今從趙本

狡猾之民則益多而姦邪故曰毋富人而貸焉毋貴人而逼焉

君之富臣更從臣貸君之貴臣更令臣逼此倒置之徒不識理道者也

焉專信一人則形勢聚焉故失其都先慎曰乾道本注勢上脫形字盧文昭云張本有今據補又云都下當有國字非

大於股難以趣走臣重於君難以爲理疑趨主失其神虎隨其後失

謂君可測知如臣能爲虎隨後以主上不知虎將爲狗主既不

爲虎則臣匿威藏用外主不蚤止狗益無已臣既以虎爲狗君

若狗然所以陰謀其事其朋黨無有已時也虎成其羣以弑其母母則君也既朋黨

也虎既成羣爲主而無臣奚國之有臣皆爲虎故曰無臣也臣

母必見弑先慎曰此謂有國必有臣不能畏臣爲虎而不用惟在主施

其刑法以制之故下云主施其法大虎將怯主施其刑大虎自

合而刪之也盧文昭云張本注末十一字因其不主施其法大虎將

怯主施其刑大虎自寧主既施刑虎則懼而法刑苟信虎化爲

人復反其真。謂君君臣臣也。先慎曰乾道本苟作狗據拾補改盧文弨云苟誤作狗顧廣圻云信讀為申申與

下文人真韻言申法刑於狗也上文云虎將為狗又云狗益無

已與此相承先慎案顧讀信為申是也狗當從拾補改作苟狗

字涉上文而誤不得反以為證此謂君苟申其刑法則臣昔之

為虎者皆反其真而為人矣反其真指臣而言舊注謂君君臣

臣亦欲為其國必伐其聚。聚謂朋黨交結伐之者所以離散其

誤同藁與下不伐其聚彼將聚眾欲為其地必適其賜。地亦國也

文眾韻。俞樾曰呂氏春秋重己篇故聖人必先適欲

必令賜與適宜。管子禁藏篇故聖人之制事也能節宮室適車

高注適猶節也。與以實藏是適與節同義必適其不適其賜。亂人求益彼求我

賜者必節其賜也舊注失其義。予假仇人斧。亂人求益而與之則是以斧假仇

人。盧文弨曰仇一本作讎。假之不可彼將

用之以伐我。既得斧與仇則是假與不可仇黃帝有言曰上下一

日百戰。夫上位可寶上利可貪居下者常有羨欲之心欲下匿

其私用試其上上操度量以割其下。下既有羨之心常匿私以

割斷其下也。先慎曰乾道本上操作下操俞樾云此當作上操舊注未誤先慎案張榜本趙本均作上操今據改故度量之立主之寶也。度量可以割斷下黨與之具臣之寶也。黨與具可

以奪君位故為臣寶。臣之所不弑其君者，黨與不具也。故上失扶寸，下得

尋常。四指為扶上於度量少有所失下之得利已數倍多矣。盧文弼曰扶字誤從牛旁注同得意林作失下有君不可

不慎句不可從先慎曰趙有國之君不大其都。大其都臣將有

道之臣不貴其家。大夫稱家貴其有道之君不貴其臣。貴其臣

勢過己。貴之富之備將代之。臣既貴富備必將代君也。顧廣圻曰備當作彼舊注誤備危恐

殆。急置太子禍乃無從起。太子者君之副貳國之重鎮今欲備其危殆必速置之則禍端自息矣

內索出圍必身自執其度量。臣人四面謀君常在圍今自內欲求出圍但身執度量則可矣厚

者虧之薄者靡之。厚謂臣黨與眾勢位高也位如此必虧之使薄也。盧文弼曰靡之當與易我有好爵吾

與爾靡之虧靡有量毋使民比周同欺其上虧之若月。若明之漸虧也

之靡同義

亦取其既盛必衰天之道也。先慎曰虧之若月謂漸移其權

勢不使臣自知猶有度篇云人臣之侵其主如地形焉積漸以

往之義舊注 靡之若熱若鑽火之取熱不得中息。先慎曰靡

失其旨矣 靡之若熱與糜通取糜爛之義物之糜爛於熱不

見其消有時而盡故云靡之若熱此與上虧 簡令謹誅必盡其

之若月同意注息乾道本作急今從趙本 罰盡刑罰毋弛而弓一棲兩雄弓以射不當棲之雄喻刑法罰

趙本作位二字古通人當作之一棲兩雄其鬪嚙爭鬪豺狼

言刑法所以罰不當位之官也 一家二貴事乃無功二貴爭出命服

在牢其羊不繫豺狼喻吏一家二貴事乃無功役者不知誰從

故事無 夫妻持政子無適從夫唱婦隨者禮之正也今夫妻

功也 夫妻持政子無適從爭持其政故子不知所從也為

人君者數披其木毋使木枝扶疏木喻臣也披為落其枝也數

也勢木枝扶疏將塞公閭謂臣威權覆主充塞公閭。先私門將

實公庭將虛主將壅圍圍圍也。願廣圻曰圍當作圍圍與下

非數披其木無使木枝外拒拒謂枝之木枝外拒將逼主處數

旁生者也 木枝外拒將逼主處數

文拒處韻王先謙曰詳文義上屬願說

數披其木無使木枝外拒將逼主處數

披其木毋使枝大本小枝大本小將不勝春風不勝春風枝將

害心春風所以發生萬物者也喻君恩賞所以榮益於下者也

本實矣君又加之恩賞以增其榮以增其重則披枝而害心喻臣

矣。先慎曰注趙本威下無重字盧文昭云張本有公子既

眾宗室憂吟宗室謂太宗適子家也庶子既眾勢凌適子故憂

作陰止之道數披其木毋使枝茂木數披黨與乃離願廣

下同本同今本木下衍枝字案三字句掘其根本木乃不神昭曰或

上文數披其木凡四見披離韻云根本二字當倒與韻合願廣圻曰掘

其根三字句與上文同本字衍根神韻填其澗淵毋使水清淵

水之停積水清鑿之者必眾喻雖族和附之者必多也。願廣

圻曰淵清失韻有誤不即有缺文也俞樾曰願氏以上句本字

為衍文是也此句洵字蓋亦衍文舊注不釋洵字是舊本未衍

也上云木數披黨與乃離此云掘其根本乃不神填其淵毋使

水清皆上句三字下句四字今衍本字洵字非其舊也至趙本

作木枝數披則更失之矣先慎曰俞說衍洵字是也定之方中

淵與人協楚詞清與人協風賦清亦與人協詩燕燕淵與身人

協楚詞卜居清與身人協詩猗嗟清與成正協易訟淵與成正

協則淵清古自為韻顧疑有誤非也。盧文弨云注雖字非誤即衍。探其懷奪之威。探其懷謂淵其心知其所欲為。先慎曰。注淵字當作測。主上用之。若電若雷。威不下分則君命神而可畏故若雷電也

八姦第九

凡人臣之所道成姦者有八術。道引也言姦臣或誘引君之左

邪其術有八也。先慎曰道由也注誤說詳上一曰在同牀。何謂同牀曰貴夫人愛孺

子便僻好色。便僻得嬖美好之色此人主之所惑也。託於燕處之虞。乘醉

飽之時而求其所欲。此必聽之術也。乘因也夫人孺子等由因君醉飽之時進以燕娛之

具以求其所欲事無不聽。盧文弨曰注由字衍為人臣者。內事之以金玉。使惑其主。

此之謂同牀。以金玉之寶內事貴夫人愛孺子二曰在旁。何謂

在旁曰優笑侏儒。左右近習。優笑者謂俳優能囁笑者侏儒短人也此人主未命

而唯唯。未使而諾諾。先意承旨。觀貌察色。以先主心者也。此皆

俱進俱退皆應皆對。謂君所欲進則左右近習俱共進之所欲退則俱共退之命之則皆應問之則皆對

先慎曰乾道本注無應字今從趙本。一辭同軌以移主心者也。為人臣者內事

之以金玉玩好。先慎曰乾道本之作比顧廣圻云今本比作之今據改外為之行不法使

之化其主。此之謂在旁。姦臣既以金玉內事近習之臣外又為行非法漸化其主主既習非則其位可

得而奪也。先慎曰乾道本注姦上有主字今從趙本三曰父兄何謂父兄曰側室公子

人主之所親愛也。大臣廷吏人主之所與度計也。此皆盡力畢

議。人主之所必聽也。為人臣者事公子側室以音聲子女。慎曰先

乾道本事下有畢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畢字今據刪收大臣廷吏以辭言處約言事

成則進爵益祿以勸其心使犯其主。此之謂父兄。收謂收攝其

收大臣之心辭言為作聲譽又更處置邀共言事於君其事既成大臣必益爵祿用此以勸其心使之犯忤其主主犯則君臣

有隙姦臣可以施謀也。先慎曰乾道本注必作心依趙本改處約言事謂平居約之言事也注謂又更處置非也四曰

養殃。何謂養殃。曰。人主樂美宮室臺池。好飾子女狗馬。以娛其

心。此人主之殃也。為人臣者。盡民力以美宮室臺池。重賦歛以

飾子女狗馬。以娛其主。而亂其心。從其所欲。而樹私利其間。此

謂養殃。五曰民萌。何謂民萌。曰。為人臣者。散公財以說民。人行

小惠以取百姓。使朝廷市井。皆勸譽己。以塞其主。臣行其惠則主澤不下流

故曰塞其主而成其所欲。此之謂民萌。六曰流行。何謂流行。曰。人主

者固壅。其言談希於聽。論議易移以辯說。君門隔於九重。賢俊希得與振故言談論

議希也。先慎曰平日未聞言談論議。偶有所說自然易動。注振字誤。趙作攝亦非。為人臣者。求諸侯之

辯士。養國中之能說者。使之以語其私。為巧文之言。流行之辭。

謂其言巧便聽者。似若流通而可行。示之以利勢。懼之以患害。施屬虛辭。以壞其

主。設施綴屬。浮虛之辭。此之謂流行。七曰威強。何謂威強。曰。君人者。以羣

臣百姓爲威強者也。羣臣百姓之所善，則君善之；非羣臣百姓之所善，則君不善之。爲人臣者，聚帶劍之客，養必死之士，以彰其威明，爲己者必利，不爲己者必死，以恐其羣臣百姓，而行其私。此之謂威強。八曰四方。何謂四方？曰君人者。

先慎曰：乾道本人作臣顧廣

圻云：藏本今本臣作人今據改

國小則事大國，兵弱則畏強兵，大國之所索，小

國必聽，強兵之所加，弱兵必服。爲人臣者，重賦斂，盡府庫，虛其國以事大國，而用其威，求誘其君，甚者舉兵以聚邊境，而制斂

於內。

顧廣圻曰：斂字未詳，先慎曰：詩桑扈，孔疏斂者收攝之名，爲臣者當強兵壓境，則在內制攝其君，以便己私下文

使之恐懼，正承上震攝而言

薄者數內，大使以震其君，使之恐懼。

先慎曰：六微篇公

叔因內齊軍於鄭，以劫其君以固其位，卽此義

此之謂四方。凡此八者，人臣之所以道

成姦，世主所以壅劫，失其所有也。

俞樾曰：道字衍文也，所以成姦，所以壅劫，兩文相對讀

者見篇首云凡人臣之所道成姦者有八術誤以道成姦三字連讀故妄增入之不知所道成姦即所由成姦也義與所以同此既云所以即不

得復有道字矣所以防初姦不可不察焉明君之於內也娛其色而不行其謁不使私請所以防初姦其於左右也使其身必責其言不

使益辭所以防二姦其於父兄大臣也聽其言也必使以罰任

於後當則任之不當則罰之。盧文弨曰任謂保任舊注非先

之言恐其妄舉故以罰防三姦不令妄舉防三姦其於觀樂玩好也必

令之有所出謂知其所從來。先慎不使擅進不使擅退羣臣

虞其意防四姦之養殃也。虞度也必不令度君意擅有所進退

日案當作不使擅進擅退羣臣虞其意今重不使二字注所據

本不重不使二字故云不令度君意擅有所進退明以不使貫

下三項也張榜本無擅進不使擅退六其於德施也縱禁財發

墳倉積粟於倉利於民者必出於君不使人臣私其德防五姦

也其於說議也。稱譽者所善。毀疵者所惡。必實其能察其過。考實

其能察不使羣臣相為語。防六姦其於勇力之士也。先慎曰

詳其過於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於字先慎案有於字是乾道本無也此與上下文法一律皆有於字明此脫今據補 軍旅之功

無踰賞。邑鬪之勇無赦罪。邑鬪勇者謂恃不使羣臣行私財。防

姦之威強也不使行私財於勇士。先慎曰財字衍文不使羣

臣行私即上文人臣彰威以恐其羣臣百姓而行其私也注依誤文釋其於諸侯之求索也。法則聽之。不法則距之。防八姦

之亦非謂亡君者。先慎曰乾道本提行顧廣圻云當連前誤提行非

自此至卷末同先慎案張榜本不提行今從之莫有其國也。而有之者皆非己有也。亡君雖有國非己有令臣

以外為制於內。則是君人者亡也。臣自外制內而君不擅舉手

日為張聽大國為救亡也。而亡亟於不聽。聽大國則誅求無厭

本作而不足有所不從。則有辭而見伐。故聽從之。亡急於不聽也。故不

盧文弨曰注傾國猶不足上張本有其字案其當作則

聽。顧廣圻曰藏本今本重羣臣誤凡羣臣知不聽。此言不聽皆是不聽大國與上文云

大國之所索小國必聽相對舊注全誤。則不外諸侯。臣之外交以君之聽已欲有

外心息矣。先慎曰拾補外下有市字盧文昭云脫一本有諸先慎案外下脫交字注云臣不外交是注所據本有交字

侯之不聽則不受臣之誣其君矣。諸侯知我不聽用其臣不受

之。王渭曰之不聽當作知不聽先慎曰王說是注未譌臣之乾道本作之臣顧廣圻云今本之臣作臣之今據乙

之為官職爵祿也。先慎曰舊所以進賢材勸有功也。故曰賢

材者處厚祿任大官。功大者有尊爵受重賞。官賢者量其能賦

祿者稱其功。是以賢者不誣能以事其主。有功者樂進其業。故

事成功立。今則不然。不課賢不肖。論有功勞。先慎曰論用諸

侯之重。諸侯以勢位之重也有所委屬而君用之聽左右之謁

。顧廣圻曰乾道本誤提行先父兄大臣上請爵祿於上而下慎曰趙本不提行是也今從之

賣之。以收財利。及以樹私黨。故財利多者。買官以爲貴。有左右
之交者。請謁以成重。功勞之臣。不論。先慎曰。謂不考其功勞也。官職之遷
失謬。是以吏偷官而外交。棄事而財親。是以賢者懈怠而不勸。
有功者墮而簡其業。此亡國之風也。墮毀也。或本爲墮也。先慎曰。注未也。字趙本無。

韓非子集解卷第二終